



10437

睡庵稿卷之十二

佾母詹太孺人壽序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同年佾子成進士選讀祕書無何輦其母於邸每  
佾子色笑進退唯母孺人是以食母必務洗腆歲  
其母之誕日肅衣冠躋堂陳燕槃舞有容竭致歡  
焉酌者皆名人競羨慕母孺人榮饗而嘉佾子  
孝養也問佾子家曰滇南問佾子今官曰御史

令甲御史奉

璽走四方戒嚴子行獨不得有其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一

汪列

家其稍踔遠者於音問而縣無論溫清滇又越在  
萬里選舟易馬涉水行山雖盛少且銳不易任而  
又其方氣燠與北異宜余家去京視滇不參之一  
嘗迎兩人至踰月不稱宜趣歸矣佾母來自滇涌  
趨壯行長驛無勸今三年所也暑寒水土若調於  
宿性而樂之而佾子初改官爲天子治都門以  
內朝而朝母以出日中跡事未盱擁驄拜庭下問  
安否矣以我官閒官去家不數千里而不能安兩  
人於邸以視佾子非易哉是月也余念兩人疏省

會俾子視齷長蘆長蘆所治甚廣然於都門左右  
非遙出入得以間而俾子按行計日還且觴人更  
羨之乃俾子猶是戀戀形於色問俾子猶是戀戀  
者何曰吾日者朝夕於邇今計日焉吾難母之別  
也余勗之曰行矣俾子母自萬里就子欲吾子勤  
官耳明也母之爲志也達安子於官而跋涉匪瘁  
也子能其官而豈必朝夕之爲樂乎子視齷齷之  
用通商而備陞萬物之所養也吾知吾子之事母  
也左右奉養無方情有所必至焉彼民也米鹽之

睡庵稿

序

卷之一二

二

注

需直以旦暮商析貲而効之累其世輸於塞士給  
其齒無非身家之命與而皆司平於我我明法信  
道登下有方必無擾也農服先疇商資上世士飽  
流輸既食且安非一母子矣括筭之繁莫甚今日  
頃積鹽之疏一聞遠近狼顧賈人徙業以走閭門  
則寧食無鹽耳予憂本末之重困也而公私之日  
涸也其誰可而爲之夫勤忠報所以爲孝養也有  
生者各恬其生而我乃始恬於家俾子勉哉俾子  
三年觴也其初則詞林諸長老合同館兄弟羞爵

焉既改官則諸臺長爲壽今則所治之墟燕齊秦  
洛諸顯者共爲壽所稱多名人者是已夫菴韞陳  
觴朝夕剝下孰與夫康民禔福樹鴻標邵者之爲  
尤榮也

耳顯貴之酌可以申情孰與夫閭巷  
萬姓之歡呼之爲公且廣也吾游侖子三年未見  
有過眊都事悉慙沈毅衆口載之以治輦下者治  
方內知侖子無之不能侖子之爲母壽饒矣余糜  
食無似甚負君親今勉而歸安啜飲耳以視侖子  
則吾甚有懷焉甚有媿焉

睡庵稿

五

卷之十二

三

注

### 曾母姑姚太孺人七十壽序

曾母姑者姚嘯泉先生之媳毅齋先生之配而不  
肖賓尹先太祖之繼室女也嘯泉先生力儒先太  
祖力耕兩公篤行相望並鄉祭酒然兩家故貧甚  
耕者不饜豆讀者父子兄弟相對啖菘粥吾伊而  
已曾母姑之能苦自其爲女而習姑耄失明食飲  
起卧涕唾爬搔最隱細之事扶視惟謹而以身支  
晨夕爨績四作不休繼太母所遺獨此女憐愛之  
伏臘刺履底絰結襪禱勉相助也又十餘年會其

李養齋君舉於甲子二齋之學四方所推贊者驚  
至歲所入浸羸然數世共居指浸繁費浸廣而曾  
母姑身主內外之政食無私鬻衣無私筭每飯男  
子無少長一案諸姒女一案每不足輒割中孟無  
恒飽也終毅齋先生之世孝友蒸蒸鄉大姓率拜  
以爲不及宜調佐之功多焉二齋踵謝家道中落  
爲手一孤泣曰天乎有而家故事往之樹杏庭下  
者故吾湯也而收實于而王父勉之無忝爾祖卒  
延師友課發之補郡文學又爲之室者再所費皆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四  
注

指中物也幽苦專厲二十年至于今壬寅爲歲七  
十子能勝事亦旣抱孫宜老矣而孜孜矻矻攻苦  
晨夕者不衰蓋予敘曾母姑倍念前人轉泫然也  
嘯泉先生躬行儒素竟置身於俎豆間儒者之極  
榮已一傳而子再傳而孫庶幾不失舊業先太祖  
終身老農殊寒異暑犁穰不輟不復知糝鹽以外  
味初孕曾母姑也心以爲男稍稍出責糞遺之卒  
一洗於折券種隲儒者所無無幾微饗也以男世  
者四傳爲不肖賓尹始由儒發家以女世者再傳

爲曾母姑之子今文學世姚之祚與其儒脉兩家  
積良當未有涯其間蘊崇倚伏盤礴甘苦與累業  
爲終始者曾母姑一人而已莫久遠之業耕讀而  
是莫久遠之物孝弟力田而是儒家衣冠雲祲不  
殄農家子一旦齒朝非先烈曷由焉且毅齋先生  
昆弟俱不必壽又剝其兩枝先太祖三世不踰田  
畝不越中壽豐而延之獨於曾母姑惟陰之道主  
於翁聚委積磅礴先世精靈所鍾之明券也賓尹  
繫官在北不暇從子姓之觴惟是尋河先太祖一  
緜庵稿

序八卷之十二

五  
汪

念於曾母姑乎如親見之無廢本業無忘祖考綿  
綿善緒是在我後人謹以一酌遙祝曾母姑無疆  
以一酌酌地爲兩姓子孫交誡

### 劉母唐太孺人七十壽序

蓋劉母唐孺人之稱七十以壬子八月朔也而其  
伯子元弢名仲光者行試南闈元弢久冠膠序有  
殊聲此行也必捷於是姻戚觴劉母者盡謂宜稍  
需之俟聞捷而元弢意殊不爾曰吾母有殊行第  
患不得能言者宣揚之貴重豈兒之以於是母有

壻嚴聖初遜志者四擇士之能言齋而謁予予非能言者也顧平日久交嚴劉間有母誼又予好微顯而闡幽所與聞海內人士朝之貴臣野之匹夫有能懷忠抱孝心心君父者北面拜之否者路諄之有能周旋緩急定困扶危者斂衿壯頌之未事嘍嘍有事索索者心賤薄之有能恩不忘舊怨不乘危羞富貴尊賤貧者中盟之驚走利羶走勢者目攝之母不及事其舅姑矣舅之權在堂奉姑遺主合焉朝夕饋食如事生事其大姑九十餘老遺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六

汪

穢不知掖至靜所手自洗滌男子雖甚孝行未有篤摯如斯者也母歸而當劉之中葉虐侮百集奮身扞蔽蕭管鑰修耕織之政悍奴子無敢嬉業振振翔起男子之智畫無以加也初齟齬於宗親已則相忘曾終身無幾微之色雖男子之有洪度者不必若也族有豐貲而寡嗣者人無不思逋其責母曰母令地下人笑人悉貸還之於唐爲冢女唐無嗣囊產宜女乎歸母曰父不廟食矣因以爲利耶爲盡理產而樹之嗣男子雖抗廉義不必若也

凡此者皆母所以成其大年也而予緣是有得于元弢述母必稱行明所重也觴母不必及其身之貴有貴於身者也元弢率此以往其顯揚也大矣夫處天壤間而徒錢刀爲富卿相爲貴耄耄爲年鍾釜爲養不亦卑之儕俗之觀乎

### 詹母八十序

士君子行身兩物耳出從冠輦之後則以其丹衷赤脊全輸而用之君公歸處鄉里則好與知交子弟說孝稱友尋庭除之樂而謹風化之維出不能

睡庵稿

卷之十二

七

輸命君公蝨飽以邀忠志之士不忍聞也處與鄉黨周還非宗祏則其戚屬也非戚屬則其朋舊知交也衆父父齒衆母母齒削旨羞甘菴鞫醜餽以是托於爲人子弟者之分誼巷答而閭酬笑語酣爽志氣怡悅孝謹之風亦稍稍有所扶藉以不衰昔者吾鄉有詹大中丞焉仕於朝鄉後進之相與從事者不下十數人不佞賔尹其一也尹不自詢胸舌本彊憤致爲領大柄者所不譯自尹之償也繼中丞公以歸眈眈之勢日相攝而未已濺及朋

輩無復子遺而不佞尹緣是得以盡銷其憂天忿  
世瘠肩輿感之狀專氣而奉山水之業得以不自  
束修之身尋復書生舊好往來文酒得以晨昏寂  
靜之餘燂湯茗羹與人子弟謹眎抑騷聽察之致  
侍父行杯登堂拜母古者里閭之上儀友從之佳  
事無以溢此也蓋尹旣從中丞公後出入同鄉諸  
君子修真率之會而忘其年乃者歲癸丑春中十  
六日中丞公有嫂曰詹母施太孺人躋八十而母  
之長子應極則故與不佞尹同童子考同遊覺同  
睡庵稿

序入卷之十二

八

結天元會社極昆季多名於覺者一時朋偶奏觴  
竿儀如家人及尹之身而責咏誦焉尹所知母順  
于尊章睦於娣姒篤於教戒子孫詩書焉孝弟焉  
用其家物可以長世極昆弟之壽母也不以肥碩  
之脰醴夸曼之棗瓜而以舉世嫉詛者之一手一  
舌其志誼出人世遠甚尹兩親幸良食數從里中  
畚耨行酒之列內以其敬事父母者事人之母外  
歛爲人子者之祝聲併效之爲人親者詹母之八  
十其春之方來月之方恒乎言忠言孝有一於此

足以了卜肆之政矣夫士欲躬孝忠維風化其在自立哉

麻母八十序

麻有壽母梅太夫人焉於今癸丑冬十一月八帙矣神猶王貌猶粹然也吾宣中不乏貴家大族其以世行仁義德問薰閭黨者莫冠麻氏麻氏世矣顧自贈承德公以來下上子姓多不登於年才行壯美祿位聲勢譽問不乏人擅五福之首而都其全盛鮮有躋焉者也辟之尊然酌之者衆則疾盡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九  
注

身世之爲尊而子孫貴富之爲酌也亦云衆矣雖欲無盡烏得而無盡故夫貴家大族之寡壽不如單門隘屋之多壽也挹注之義也才行祿位子孫之有餘或以成其年之不足乘除之數也乃以語母夫人不然者何也母蓋相虹橋先生以冢婦操筭鑰母二叔而底之成二叔爲丁酉舉人爲贈太僕吏部君也太僕立廉束修風操聞天下鄉進士宿文價其舉也晚當其少孤皆母與其夫虹橋先生撫摩長養教誨之而母所生二子伯顧驥子羽

鳳與二叔差次授室奉師賓腆餼糈快發志意後  
先名紳士間鄉進士太僕之母其媿也亦無以異  
於伯顧子羽之母其母也虹橋先生輟已選事顯  
子弟於學而不食其實鄉進士晚舉曾仕版之不  
及與贈公同太僕沒而天下惜之曰介人也勳不  
暘才年不配德母旣與先生周旋俯仰左拮右据  
歷甘苦支高明之業今老矣督子婦操作不暇猶  
篝燈與孫課書麻氏之穀蓋母所實蓄實畬以有  
豐鍾而後乃今躋于大年與其子若孫世饗之也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十一  
汪

古之君子進有以自見其志踵頂可捐退有以伸  
一日之養三公不易吾交母二子最深往母七旬  
伯顧官陝塞當亦念母不樂今幸歸聚子羽久在  
賢書急功名與愛日孰多且吾識子羽志誼出必  
有所效之天下紛然多故吾所以驩然於罷歸者  
親在未敢以身許人想子羽亦同此意今日之日  
其爲樂於庭序也無涯矣共予觴者署學事句容  
管君宜興萬君及里中紳士郭張梅殷諸君孫氏  
二昆輩皆交母之子深者登堂拜母禮也

湯母六十壽序

著於太平者有予宗焉與宣數百里相望去歲予道黃山就宗家飲父老諸母固畱無遽別數日樂飲極歡有大治大海者昆季昵予予黃遊治杖屨奉吾巖之幽林之舊石之奇瑰溪之泓演風煙之窅渺鳥樹之英森相與朝搜而夕擷莫之捨去是時也宣有士噪禁五縣不得入學入學惟太平錄大海冠一時名出諸生間予與治海昆季酌賀既歸海跡予於睡庵竟歲風期道義周旋殷至

睡庵稿

序八卷之十二

十二

之如斯也而予因是益聞其母曰胡孺人孺人之事後山君也緘解醯漿刀尺之數各有部位佐其產以殷昌其誨督諸子也篤師賓之楮而切屬之不以姑息故三子者微獨秀有文其行義每束于程尺蓋予歸與之志成童斐然望之吾黨小子未嘗不先望之吾宗宗單窶至多不能厝火其無以策生也必無以與於詩書可念也其有以策生也數錢刀而忘素業衣食之欲旋滿裘馬之態競馳可念也宗母訓盡胡孺人若者後人不隕矣而季

之戚崔生廷學尤爲予言曩者飲季酒間偶相約  
爲姻嗣舉男女某貧謝非耦也母曰昏姻無戲言  
竟歸之女今士大夫杯酒然諾白日青天指心腹  
相矢未幾而掉臂未幾而操戈傾側反覆無境不  
有能自全其信誼者亦云鮮矣以予所交士半天  
下及今田間僅聞宗母世道良可於邑歲七月母  
六帙設悅之辰予適理藥今始得以論序之爲宗  
姻祝且以告士之居身與論交者也

汪母七十壽序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七

汪

友朋親故閭黨慶聚之交生人之所不能廢也自  
吾退而田所修皆書生素業所與接皆貧賤舊時  
一二筆研之友胸無匿肺口無擇言猜防懼忌之  
懷不以設於心而布於面十數年藕孔居今始展  
有餘地歲時伏臘相往來共爲父母兄弟始大得  
意驩暢也然吾所謂貧賤交者亦僅若而人登  
朝之會不蚤自戒誤爲小人眉態所乘寄之交下  
客歲此時猶爲其父母理筆作壽文未幾反戈相  
向矣友朋親故閭黨之交亦復爾爾於誰而可乎

故白吾之以議論忤柄人招亂未已也曰吾欲斷  
舌自吾代論詰雜爲傳序施及人躬與其親而  
人與其親并忘之且以爲崇也曰吾欲斷腕朝市  
不可里黨不可進賢冠不可逢掖不可曰吾欲斷  
拱揖封面不見一人雖然彼所謂反戈相嚮者亦  
政其初非得之貧賤者也中市則盈莫市則虛亦  
何怪乎而一二往來無間卒未嘗不得之貧交汪  
會洛者貧交中之一也洛兄弟三人與其季海俱  
有材譽家故貧然不以水菽損母驩嘗爲留都諸  
睡庵稿

序

入卷之十一

三  
汪

公所重延致之輒勤餼糈奉母居南嘗閉閣讀書  
廢客恒不廢晨昏朝母其外啓鐫相訂課業者必  
吾也今年正月廿五日母稱七十諸籤軸幣帳羊  
酒之事洛兄弟一切謝貧家不任而獨希得吾一  
言吾交游至今日亦云寡鮮矣母吾母也平時拜  
母爲常矧於當秩吾是以追新道故爲一二友人  
誦言之若母之懿淑孝於祖考妣恭於伯訓於子  
豐於賓祭儉於身有形管在亦世典之所勤已

曷稱乎嫂徐實齋公之同子舉也有世誼焉曷母  
之今之奉觴拜堂下者多其子交臂而修文行之  
盟者也予悉實齋父子矣他人王生不能復工詩  
書實齋右抱鉛籠左握筭端木氏之學不能自廢  
而有餘地於文心所造舉業精微馴緻粹無以逾  
焉者以是輒試輒數得雋取魁名如寄曰闔以內  
有人任之無越思也他人富貴不可復貧賤實齋  
自其諸生時少司空蚤仕爲介弟族大而家腴已  
又身致高第爲貴人然中路遇之冠屨敝陋襍童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四

薨下牧無殊容而孺人自其恭夫以來在約不諂  
居羸無溢實齋試戊子卷業入彀誤填他氏名萬  
口詫喟孺人恬自若已第戊戌已令番禹疾徙孺  
人恬自若今人儀貌精神轉寄於羹豆間小得小  
喪頭與趾爲頰仰眉與面爲開蹙非孺人顚壹之  
致無所變態於其心富能貧貴能賤往何以成夫  
之學今何以衍二子於養五十年如一日也蓋予  
自諸生至今奇逢異變萬浪千波動驚人耳目母  
氏爲不聞也者而予得以有林烟水菽之樂孺人

有子讀父書旦暮紹家學榮華傾公卿閨孺人亦必以爲固然所拳拳庭除者無失前人儉素之風無使人謂孝謹衰而已司空先生清德著海內羽儀朝野我實齋謝世矣愁遺孺人以範閨門久遠長世庶其在此今年十月廿一日爲孺人七袞悅辰觴者趣予語爲先諸士修文行之盟續食縣官各競競於母訓其母徒以富貴爲足長哉

夏母金太孺人七十壽序

閨里之奇閨閣之秀未易流遠也其有流傳久遠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五

春云

者必善所托所托必于名公鉅人載述之文夫士也戢身委巷束修自將十里之外舉其姓字有不得知聞者矣婦人女子聲不出梱武不越闕雖有懿美無名鉅之筆爲之托九州之外異代之下誰氏而可以希聞者乎然古今名鉅輩出異代而下等尊于天地神明當其生世未免率爲世所唾詬若不能一朝容者并其詩書翰墨而仇之十餘年前御史奏毀李卓吾書不許行宋元豐間蘇文之宗甚厲圍門搜取至收一紙者連坐悲夫五百年

後而長公集大行王子立周彥曹谷保母任氏楊氏皆得挾姓字以俱長亦其幸也蓋吾嘗于李老子諸書中得注本鉅一見賞識之今年六七月避暑山笑堂下不櫛不履本鉅與其友夏生汝諧謁數日始得見見則稱其母金太孺人以中秋朔登七褰而跽吾言觴之吾聞夏生之述母矣母為金光祿公家女素嫻門範事舅姑孝養篤至舅病臥蓐久無以辦女裝亟撤嫁時裝歸之已女姑嫠撫樹二孤甥不啻其子而女姑之節成脫珥資夫起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十六

春二

淮揚尋遊太學交天下士督就六男子及諸孫後先鬻序間駿駿鵠起至老皈心佛課勤檀施此皆夏母之可紀述者也今之人挾其父母質行以乞言者豐舉百媿未有以相降卒其所以行遠者不在于行之高秀而在于文之妙美有如夏母之賢得顯公卿名鉅之士一置筆焉其以流聞千秋也審矣何論觴事而誤以及吾吾自斥居後功名富貴之徒意有所譎附好以孱身薦刀俎其與吾舊者惟恐詬染幸不相及已矣違衆譽咎越疆數百

里而吾言之者且圖以上驩其庭除奏觴必需此者殊非世人之觀也黨籍之禁子瞻墨跡每賴複壁以存我生于斯自冠車而外士子羣相附持書環牘無禁忌不亦已太平之遭也乎

汪母六十壽序

家國盛衰之籍豈不以人哉盛難持也非其人則盛之實爲衰資也衰難支也得其人則衰之還爲盛啓也雖然索人於朝宁易於家難朝宁則羣天下而赴事焉英謀偉略之儔畢世不乏家則關杖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七

高

一人兩人非可領身自固集衆而代爲之計也索人于冠冕易于婦女子難丈夫勝冠矣六字任其馳驟百務皆可經營何患難足以困苦之婦女則門闌之外下貳無權酒醬絲枲之外上貳無權優游而共福澤可耳一曙不天四顧無處雖復智如樗里勇如賁勇行如曾史欲以振窪起敝光閥簿而完宗祊何道之出也吾曩者交汪榮期館其家是時榮期之父亡三數年矣王父耄鮮歡一門多

廢榮期兄弟皆幼小不當事不知汪氏中外之政

何以井如也管鑰慎也僮僕肅也觴豆蠲也未數  
年而榮期庠庠者不賈而巳有代爲之賈者矣庠  
者不產而巳有代爲之產者矣吾出入京朝廿許  
年食貧猶故而汪氏之緒且隆隆起亦不見榮期  
兄弟之何以据且拮也非其專屋而特門有母孺  
人在乎母孺人靜嘿無言粥粥若無能自衛衛家  
謹廩周緹卒以有効如此以一人興豈必男子顧  
吾所甚太息者汪氏三世無百歲之男亦無二庭  
之婦前年夏送原博秋送華之原博與吾同曩者

睡庵稿

序八卷之十一

六

高

之交重遺兩孤以煩榮期景光淒楚不可以目母  
孺人之於汪也屬引滋長周還人世憂虞之概亦  
云備矣人不經多事則思不湛思不湛則慧不生  
行不力尊卓之品高明之譽奚自來哉母孺人登  
六十矣而稱未亡人者三十年白節懿標光聞閭  
黨榮期兄弟文采都雅孝友名士紳間亦所得于  
患苦者良多水菽爲懽親朋滿集固宜破顏一觴  
吾新有文戒追念生平歔歔友朋母子之際不能

已於操觚者也

吳母杜太孺人七十壽序

吳芝房氏某者歙名宿士也宣界歙而都風英流  
美以蚤得承問爲快旣吳子成進士起家遂安遂  
安今浙屬也而彌近歙譽皆之充疾于風雨自吳  
子之治遂安若而時鄉邦間無不誦吳子之能君  
也曰誰哉宰國乎使一國之人愛之如慈母乎已  
聞鄉邦間無不誦吳子之能事其親也曰母氏乎  
誰者生若子錫及民社于是吳母杜太孺人稱七  
袞矣是年某月某日也閭衢謹譟士女擁萬絲擗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一

九

陳元

肉吹壺漿迭陳予不慧有弟就尹簿宇下傳道其  
一時觴祝之情物甚暢而予亦借名觴母有感于  
言令夫令之爲道至于母之而精矣小人有母往  
以事書服笏率致牽違今幸田靡昏與曉者之不  
母側也予晨而朝母愉與愉夕而朝母戚與戚噫  
噫唾淚誠無以異也遂安之民晨夕朝堂皇有便  
苦焉以告爬興梳除無不滿志而退有以異于吳  
母之撫其子乎予田也水菽之奉簡矣二人不見  
訶故得以恬其志於眠食遂安之政清身苦體啖

來自供吾以覺吳母之飲水而甘也曩者太公不  
得意于什一計蕭疎而獨好客母割珥簪佐之驩  
而日以紡膏督子學底于成遂安之士月有餼有  
課甲乙有程饋其怠媮者而礪盪之無以異于折  
藁之訓也予晁季數人宦者讀者一昔離則母愀  
然不樂吳子爲家督一門之內兄弟旣翕其下存  
案屬也簿亦賤細矣匡扶之保護之不讓餘力夫  
非推父母手足之愛愛之無以有此也廉吏儒吏  
幹吏極資詣之所至各與有幾焉雙舉之而曰民  
父母顓字之而曰衆母非其發于赤忱而源本於  
呼吸一體之眞愛靡得其解矣拓顧復之明恩茂  
康庶品集蒼黎之頌祝還報慈闈夫己氏貴官擁  
民上不亦有人詛人譴者乎社而稷之寵迨所親  
埒於萬年詎有旣乎蓋予亦嘗慷慨懷志諠出入  
廿年營施一物之未能有又每以舌出招詬厲爲  
二人憂故家庭上食之會實兢兢懼且愧焉自予  
遊行居止所邁聞守令清慈彊幹多有之欲百姓  
之屬以爲母相與屬德於其母也者而亦云寡矣

夫尊之萬人不如親之萬人易知也曲庭細席之  
嘔吁不如通都大邑之歌舞易知也故曰吳子善  
事其親者也其

茅母丁安人五十壽序

吳興茅止生元儀以丁巳冬觴予艾爲文甚覲辨  
所與言世道消長之關情愔乎其如有刺也誼人  
哉明年戊午春止生有母五十夏長卿以告將徵  
予言予曰人之子能愛人不可不敬酬其母也斷  
筆累年於此需一破矢而止生所爲述母委致多

睡庵稿

卷之十二

二十七

方

思可流傳於是天下能言之士皆知茅生母矣母  
姓丁氏光祿公之女而憲副公之冢婦以夫水部  
貴封安人憲副公世所稱鹿門先生者也鹿門先  
生不以官位著所歷視人間通侯大相猶蝸甲也  
乃以歷下弇州新都諸作者蠶謀雷轟而不能奪  
先生常定之席物所自貴良亦有以止生文心矯  
異駸駸欲過其祖誠止生畢力此業縣日月爲親  
寵光安所不得志於顯揚而咄咄爲且止生年二  
十五長耳亦太蚤計科第生所自有世不乏崇科

上第其與于流聞長世者幾也而予於止生敘述  
中敬服母安人者數事水部三娶而爲安人及門  
之日後先勝待若而人矣已所生與非所生若而  
人晏溫不貳而惠慈過之此不亦林第之間唇稽  
目屬之地耶今士大夫橫驅四騫之乾坤偏仄相  
圖若不能咫尺容者塗寬隘奚若水部爲御史時  
聞憲副公病瘍棄官歸安人贊決之以是鐫秩不  
相訶優游滄漣滿憲副公九袞終大事今無有走  
要津爲功名地道者至不惜背負其親宗博跬步  
之捷棄印相狗者孰誰也歲大祲括二十年之儲  
得萬石急以水部遺命趣兒作奏分振邑黨今

睡庵稿

卷之十二

三

方

廟輦之緩急窮閭之便苦慮不一動于當事之心  
忘私拏而勤公上世自有之予耳目短已止生一  
日守諸生未有責云耳止生一日用也宣慈訓行  
于天壤而足何多讓焉予所知者挹注之義齒角  
之論鹿門先生惟不亨於官也故亨於文章而名  
世亨於年而期願獨峙四朝冠冕一代持先生以  
券後水部不登之年不竟之業固宜鍾之其室若

子矣盛孝章之遇孔融也下車執手升堂賀母云  
爲家國所賴孟仁之從李肅遊也其母爲作廣被  
厚褥期以氣類相薰古之人急于求賢猶之乎急  
親也止生訪予觴予拳拳敦篤意用不凡予不敏  
無以答止生然予聞止生所與遊多海內英碩父  
黨以下莫不造門止生母卽專屋久無驩聞所致  
客若此得無一粲然也乎

唐嫂陳孺人六十壽序

予田三年而哭唐君平七年其子允甲冠遊庠八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二十三

方

年配陳孺人六十是日也天氣鮮朗親朋喜集予  
持觴呼嫂者再仍淚涔涔落也悲夫君平一世人  
豪而僅以其妻遺老子遺少乎君平蒼眉哲面豐  
頰脩髯所至人驚壯之其氣岸肝膽倍有以異乎  
人予心儀之曰是將爲天下大用者因以廣索天  
下氣類之士欲得盡如君平者而交之往復鄉國  
所與遊半天下名俊不爲不多矣身所跋履曲折  
物情向背冷熱之概則亦不爲少矣投肝膽于人  
人未有以報也就軀貌求之而須眉如許者亦不

數經見不亦拓落無偶之甚乎子性疎脫闊口快  
腸粹與人狂譚無解者獨與君平大言小言無響  
不答居里巷同予出入里巷辟地白下同予僑白  
下邸長安攜家上公車同予長安所與商多帝王  
將相儒者之略中外險夷世道安危人物貞邪消  
長之界或互躍以歌或對愾而泣蓋君平自其孝  
秀時服飾靚而甌釜塵裘馬隆而囊橐澀嫂孺人  
時以其虛帷薄績任夫子之縱橫伏臘饑寒徇南  
徇北無謫言迨君平新第筮李官節束其高鴻之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二十四

方

習性而壹將之以清潔嫂孺人彌安之曰官定窮  
于孝秀吾與湯宅夫婦周旋久知之蓋指予也門  
戶之政幾搖輦國以予觸迂之故株累君平君平  
不以怨予三百里待予而訣獨以兒子讀書相屬  
兒頎秀有異惟自繩尺即可不沒其先人嫂孺人  
可以一觴酌報矣予所徵孺人德度御姬娣匪惟  
容之直身下之目見耳聞實罕其儷至今稱奇男  
子者必君平君平不可復作矣稱閨淑者有嫂孺

人在請賡穆木葛藟之章

有用世之用有用人之用有不用之用利劍必割  
良馬必驅士士譎自命而服官蒞事容容莫莫取  
荒飽枝位而止非所以行世也用世之士不可數  
見於世矣登而薦之必有其人其人則必以類相  
合聲氣之相召也燥濕之相就也雖然用人與用  
於人皆以身從事者也以身從事搢搢然與一世  
人爭罷健愚明之數而精力消亡亦云過半故居  
身行世莫尊於不用處無爲之事行不言之教而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二十五

方

治世理物久安長眎之術畢集其中故曰不用之  
用也予伏宛水上側聞東南江海之會長吏神明  
治行尤異有吳江霍公其人公繇名進士令金壇  
金壇有畸人焉能以其乍喜乍怒搖公府而沸海  
宇公絕去因緣壹以精心強節爲政不逢其驩竟  
以此爲天下有識所傾移治吳江吳江東南之雄  
人賦全盛非易治之國也自公在政而閩左隱僻  
牙從根株銖兩豪髮之數靡不洞燭而火觀御事  
有風雨之疾人彌驚異之何授受之殊也而乃以

知其尊人景尼先生先生自其三世以來率治詩  
壯名三輔至先生獨治易教其子復以禮發家其  
于易也盡其消息往來微眇之致委于金伯氏而  
特挈家人棲遲密里遠發于詩書科第間蓋先生  
用潛子用見潛者家庭之道行而見者民社之施  
博總繹易之精而合用之者也始先生初渡江省  
金壇衙署曰見精神寸力新發于矧不可嚮邇須  
久之上下信人民和而後乃得展布其四體以有  
厥功已再臨吳曰可矣下上信矣人民和矣政成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二十六

方

可以報 天子矣於是年八月公分校南闈得禮  
記若而人皆知名宿士若戈生陸生皆予所宿奇  
獎者也其年冬會計偕諸士上公車明年春先生  
六十奏觴所薦士若而人趣予言爲侑予惟先生  
淵積沈修老首逢掖若幾於無事然者爲人君爲  
人父者修官上之道而不執其勞爲人臣爲人子  
者勤官中之事而不恤其私一傳而子再傳而爲  
子所薦士恢德業光名于天下無之非先生之教  
出器處器相乘以致用異夫偃蹇壑竇枯槁自甘

者矣道所尊者無爲也世所需者有爲也冕笏也  
於世無一割之效田園也於世無一言之教雖久  
眎長生曷所貴藉之故爲景尼先生而後能爲壽  
惟吳江與諸士而後能爲先生壽

詹母張碩人六十壽序

國與家異乎輔國與家有以異乎翼爲明聽輔事  
也疏附後先奔走禦侮無一非輔事也二三耄又  
共立丹青之上同寅協恭各以所爲致之君而太  
平之業就矣非然思不集而益不廣獨輔何益讓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二

二十七

且

庸無讓瘁讓名無讓怨讓祿爵無讓事任精白乃  
心靖共有位而弼諧之義明矣非然上不濟而下  
不行卽首輔何益往者三卿九列之長 天子鄭

重不輕授吾鄉魯泉詹先生以副都視篆行總憲  
之事者若而年抱公絕請臺綱肅若一時鉤黨之  
習涕海頽山賴先生蓋以忠直膺以亭平海內物  
情稍稍恬定蓋先生之功倍于長揆其階次乃在  
副此亦輔事之明効也問之家而先生黃淑人已  
蚤世其爲先生任內事者有張碩人碩人侍先生

久出入官途嚴管鑰蠲滌隨腆賓從飭僕婢所在  
具有法程逮先生躋位中丞而碩人不之從也曰  
吾治吾家其以安君公於官昏三男嫁二女內外  
之政井然逮先生拂袖歸兒女事勿復關累恣與  
窮更賤故傳尊疊爲驪終始得宜此又一輔事之  
明効也天下之故主不可耦耦則亂輔不可孤孤  
則折十餘年以來以獨相當軍國重事者亦可概  
見簪笄勤事內有効于家以佐先生陰有以外効  
于國其爲弘明長久也亦云多矣是歲也 新天

睡庵稿

序  
卷之十一

二十八

子卽位撤曠稅發內帑卿從大僚一時奮庸天下  
喁喁頌太平越月季秋六日爲碩人設悅之辰諸  
媼親奏酒堂下蓋中丞先生捐館舍其嫡冢進士  
請于朝天子賜祭賜葬諸子無所營費碩人曰  
絲枲之餘有田畝數鍾撤以供事此其義與發帑  
撤稅意指相發明爲人婦之輔家也以精勤淑惠  
永譽爲人臣而無力於輔國簪笄之羞也夫碩人  
子存者二僮曰至鳳與予交

睡庵稿卷之十二

睡庵稿卷之十三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遊廬山記

余有淮藩之役未離門輒與廬山爲盟九月朔竣  
事念違新建座主十餘年矣又彭蠡與匡廬合勝  
舟車缺一焉不可乃假一舸由東鄱上章江侍座  
主桃花嶺下劇談數日而別癸卯發雙港越五日  
抵南康落星湖落星去南康不里許廬山諸峯迫  
欲肅客竟爲湖風所尼孤寄潏蕩中檣櫓俱號幸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一  
仲文

月色無恙與家人守坐到明風稍定牽船步下卽  
日爲開先黃巖之遊期去歸宗以天暮不果仍歸  
船宿已酉遊白鹿望五老峰徑白鶴觀棲賢橋觀  
金井玉淵之勝日入林壑昏黑不可行舁至萬壽  
寺宿庚戌上含鄱嶺道蘆林庵月天禪堂炊于金  
竹坪轉徑黃龍潭道赤脚塔慈雲庵宿于天池明  
日謀再登五老由天池後嶺登御碑亭遊佛手  
竹林寺至大林寺講經臺雲霧大作四山俱蔽對  
面不辨人余興逾不可遏霧雨濕透衣巾風在不

能置足乃止小息法勝菴藝衣腹枵甚重入大  
索飯飯竟歸宿天池其夜諸谷皆雪壬子霽然風  
緊甚游文殊捨身獅子三岩取道後嶺入雲峯寺  
薄暮東林小飯夜二鼓抵潯陽宿公廨中明日渡  
大江就舟湖口余往返不半月高山大川一旦掩  
爲谷底遊廬數日耳陰晴風雪極燠大寒四時之  
景具備又所歷岩壑摩巖穿邃殊不草草旣自以  
爲生平之奇諸好事僧道余游者亦以爲此番竭  
蹙倍先後從遊凡得詩若干章時萬曆丁未九月  
也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二

件文

開先寺之勝以青玉峽峽水從峻嶺來巨石扼之  
激爲兩槽盛氣而下勢不破地不止一潭如鉢盂  
偃腹渡之水壹掠潭面輒疾走復得一潭如大金  
相與洄洑水氣勢揉盡乃降匿石根以去潭色碧  
如練石子如螺行其上須眉可數其傍爲漱玉亭  
足當一絕矣從開先度橋轉折轉險所稱雙劍香  
爐姊妹諸峰森森齧立人行峯壘中如恐壓者一  
向稍迤忽突爲文殊塔塔與瀑布敵面踞塔觀瀑

如千人走駿馬下坂驚風驟雨不可名狀大勝開  
先亭上望也余旬日行彭蠡初入山將謂以山勝  
乃更得諸水然水又與彭蠡異觀矣  
遊開先黃巖次日欲盡南山苦無導者適星子二  
但生宗臯宗傳以文來質曰將候先生于白鹿洞  
余大喜得地主輿而入則二生先在洞徑勢廻合  
澗水環繞有聲淙淙前後老松近萬株列如重障  
往余在南中所喜普德靈谷諸松徑皆不及也牛  
渚松怪健差敵而遜其幽深庭前竹一圃可二百  
個松色圍之翠光欲滴霞朝月夕莫此爲宜解於  
此中作信宿談論不愧道學爾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三  
仲文

由白鹿洞西南行十餘里爲棲賢橋兩崖石牆峙  
跨石成橋橋趾餘石可坐以酌上視若屋下視若  
剖甕盎溪水官焉渟泓莫測所謂金井者也從橋  
上瀉水抵溪可一瓶盡其下流一石方廣鑄三峽  
澗三字斗絕不可就其上流皆巍石或偃卧或怒  
立水大小雜出其腹恣躍以鳴取酒澆之如掄金  
鼓溯溪行一里聲漸細已復大壯曰玉淵其級而

疾趨畧如青玉峽而渡水一石轉大注水潭轉細  
衆水聚行石上當其坦博便旋欲舞於微凹處忽  
跌勢不得復黏石斜飛以出撞落潭面別爲卷舒  
出沒之狀如沸湯如噴雪如輪鮫綃如跳珠余無  
以窮其妙青玉峽瀑布皆席而仰視意得安隱金  
井玉淵皆俯瞰足下石滑膩如油下臨無底水聲  
震撼肉顫毛悚不敢久立也

宿萬壽寺之夜屋壁破落叢薄悄然欲出笆籬小

步寺僧告以多虎急入扃戶辦一燈與偕行者共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四 徐祥

坐但生雜言一二虎事前十六七年廬山虎晝夜  
連羣暴齧無筭禿頭顱填山谷間獨一僧不知所  
自來慣夜行與虎相馴住山僧有急事行者遞消  
爲伴一日伴某甲赴齋道逢一虎蹲而俟某甲恐  
怖死伏地此僧脫衣帽從容跨虎脊拳其額曰畜  
畜汝好布施虎自是跳躑搖尾數回顧以去其夜  
僧告下山明日虎亦絕跡又言南山僧律惟黃巖  
稍巖有破律者輒遭虎患余笑謂黃巖寺被燬想  
彼時都是破律僧然虎於他寺獨寬何耶語未訖

忽谷間拂拂如雷聲寺僧曰虎嘯耳凭牕窺之月  
滿四山欲出不敢出乃擁衣就睡

一山亘五百餘里坐卧數郡南吻雄湖北枕長江  
天下奇觀莫鉅焉中間疊壁層巒複溪叢瀑不足  
云也觀湖於含鄱嶺觀江於天池於竹林寺勝槩  
扼矣上嶺之日天際空朗五步一息十步一回顧  
數株煙樹離離水滈者南康郡也疑一帆獨插經  
時不動者落星墩也嵌硃剥翠蜿蜒周遭若起若  
伏者都昌餘干諸山也大小漢陽獨長諸峰屹然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五

徐祥

雙矗五老居白鹿之右橫見側出周旋四五十里  
不暫捨嶺腰爲他峰所蔽一老猶殷勤送客望望  
下嶺而後別山南之致於斯爲備及予遊北山登  
天池尋竹林寺獨立訪仙亭上江如帶舟如鳧田  
疇如坼龜下雉諸山隱隱來赴如屏如幕少焉雲  
縷縷出山下如數白鵠徊翔林莽間斯須瀾漫天  
地江山人我四顧無影視立既靜若有翕忽往來  
遊行空中者於此外更覓竹林寺真成夢語耳由

竹林至大林由大林至講經臺皆冒重雲中罡風

橫擊數努力固足不然恐飛去捫崖得路停一庵  
半晌已而出戶忽大風從地捲獨全露香爐峰衆  
共合掌讚歎希有不覺人山神然不覺無人之氣  
梵宮刹宇之富至今極矣西之廬東之台宕皆勝  
區也顧反不及往東游國清天封見其寺之頽僧  
之羸狀幾不堪然僧亦何用肥澤也泰岱武當九  
華白岳皆以香火之盛爲饒髡俗羽所踞室牖華  
美酒肉狼戾佳山水成一穢場大可惋惜予所過  
廬山數十寺獨黃龍潭竹木蒼蔥成行金竹坪一  
堂主接衆結庵數層然亦尚存竹石閒想開先白  
鶴之屬不至如棲賢火場之廢棄者僅支敗椽而  
已天池獨鐵瓦殿雄整旁亦落落其它每一谷中  
一茅蓋一人蓋前種菜足食予謂廬山得意處當  
全在此造物者護惜此山不欲以塵俗浣耶茅中  
之人其亦有苦行真修不負山靈者耶得意之時  
顧視壁句曰都可抹殺入山惟恐不深無人之境  
子將卜焉以待異日矣

黃山之遊發自湯寺居山之南麓澗出其左腋有泉焉凌寒逾溫以石宮之深不踰三尺溢則雜澗水以去上嘗有蒸氣如飯甑下有沸泡從沙眼輾輾起浴者以趾擲沙熱彌勁予往復一月凡五浴其下流尚有數溫處惜無好事者理出以待擔人惡疾之紛投而別鑄此泉以供佳客然泉於貴賤美惡亦何揀擇也驪之泉至今以君后辱吾安知擔夫不貴於天子惡疾不蠲於妖色耶循澗而上爲洗藥池爲藥銚爲白龍潭爲丹井各以水石之潔搏爲狀而丹井尤勝一石如圓蓋受水十斗許湊底皆卵石出石成斛底如故不能測其所窮其右麓爲蓮華庵庵與僧皆雅素所供香爐鐘鼓架繩牀皆搜剔木根爲之足當一景初予來自旌商入山道紛如聚訟旣數日病聽輿夫肩至次日問何寺曰湯寺所由入曰湯口泉曰湯泉予笑披衣起曰皆我家地安得不先投足也

由湯寺踰澗數百折而上爲朱砂庵廢地僧普門自五臺來欲於其處立鍊魔場飯十方衆疏其名

法海事聞遠通檀喜輯集會奉 敕賜寺慈光兼

給藏經子來爲作慈光寺疏茲山之闕蓄久矣前  
此自石壁外無路自巖竇外無宮杖者鉢者僅一  
扣山脛而止十餘年來樵徑漸通茅蓋漸繁峰巖  
洞壑之奇數數獻技以與世之快人望士目相許  
而色相邀今又重之以 賜刹振之以法函黃靈  
勃勃似不能復祕矣顧予閒遊適當其際所至僧  
俗皆盤辟就予連晝夜不暫離念之所至欲雲則  
雲欲雨則雨欲霽則霽一月之內窮巖邃谷無復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八 方

遁形峰迴溪轉悉與意會山與予庶幾兩相遭也  
每所至以所挾茶酒酌賀茲山且以自賀

天都與蓮華連臂相峙予摩兩峰之肩而過焉仰  
視峰顛神氣騰上一躡可到也而同遊主僕皆苦  
諫至危之以性命予意拂窺蓮花之脇偶有坼處  
突穿入其中初余從外踏視謂一塊鐵壁耳及穿  
入左右前後皆傍相連貫如大木枋層層相夾如  
數十圍重垣如曲房委榭閣道相通予摩石循行  
如入迷樓不知所嚮同遊諸人從壁上合呼轉似

甕語予循呼聲摩接久之乃得出穴傍一松狀如  
句股校他松獨壯偉可一丈餘予騎而巖之號呼  
跳擲絕去禮貌衆路坐皆仰視而笑始主人慮予  
不善陟倩一土人貫取壁松石耳者爲相後予入  
山無頂不摩無壁不躋每至絕險處相者股栗而  
予先超越其上餘人搖首吐舌而已越數日相者  
納履告退

穿蓮花峰而下奔折數里路忽斷以木渡之武數  
轉則蓮花洞也洞方廣三丈許右劈一峽聳絕凌

睡庵稿

卷之十三

九

方

洞巔然可級以上下前一峰突立如插圭正當洞  
門如拜峰頭略如丫形景升名之曰掐月巘旁一  
樹與峰相矗如翼衛然予從湯池來景升從丞相  
源來會宿於此其夜月光欲流卧且半啓洞門悄  
視萬山寂然左壁一滴水淙淙如瀑屋簷坐聽久  
之身魂淒冷使此洞守其故壤無板屋偏塞爨煙  
熏燎之苦則亦可以棲且宿已

山之巔曰海子四面皆可達東由丞相源西由翠  
微釣橋北由松谷南由蓮花溝松谷最夷蓮花溝

最險然予以試險爲奇未之怯也溝路皆沙礫頂復爲蛟水所敗莫可置武用木皮縛楸五六尺許各爲一梯遞相縛攙隅壁中橫以受足足太停則恐其折也縱以受手手太舉則恐其掀仆也予鼓而前教以置手宜靜置足宜輕置手靜手之神寄於壁也置足輕足之力寄於手也諸人以次相接腹倚楸若粘壁之鼯前人舉履後人舉頂若猿臂之相牽矣梯且盡卷石稍可蹲息左折復渡雷沙伯揆喘伏不可復振予以手杖蹕沙躍而渡伯揆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二

十方

號嚇失聲一群皆驚陟而上再折一壁橫腰如欄楯人度欄楯之外足旁垂有腹贅者腹與楯相抵幾墮從此陟級無數而得所爲天門者三一線天者三旣乃得雲梯焉天門刺脰于叢石中若負塊以行一線天行兩壁間從罅處漏光若一片冰裂也雲梯鑿壁坎爲級望巘下千餘丈受身處僅二尺受足不盡踵歷級旣盡路轉出壁背仰視如層城正反折處一石一松綠之驟得展息如獲異境達是甫可昇從者面色甫定數出息或相顧伸頸

嘆且笑蓋捫登穿側數以身殉而後乃漸卽于平  
行也生平每遇極夷坦處輒愁悶欲絕每極顛頓  
處輒歡呼叫舞蓮花溝不一度真堪一死不復  
問誰何景矣遊山與遊世者不一嘗此終成何致  
耶前後行遊者其亦有得嶮中之味者耶  
海者衆水之所鍾也而以題山又不於其奧於其  
厓而於其顛何也吾截壁而上瘞胝數日如陟浮  
屠擬拾其尖不知其更坦博也舉身天際極目雲  
表日月之行若出其腋不知其更淵數也顛橫可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一方

三里縱五里每一石駮數畝旁貼微膚長茶白望  
而眊之若原隰也其上疑可以宮祠軒轅焉景升  
曰吾久欲募石室爲黃帝藏書此其處也隆然尊  
特獨障東南秀傑可敬畏者蓮華峰也有角嶄然  
崛起于東方下眎五老之屬若招小兒者光明頂  
也有身巋然如龍見脊人平行其上如度長虹可  
坐可卧可幕以飲者平天岡也進而西迤若負墻  
以走每百步得一闕爲闕者三石勢屹崢若金剛  
武士之怒立所謂三海門者也從門以闕直入無

底足未臨而股已栗毛骨俱戰也從門以出疾行  
仄行連行紆行齊天之峯絕去膚髮決牙爪以峙  
若龍影之並陳虎羆之交鬪也從門俯眎壯者瘠  
者銳者鬻者直者袤者從絕壑中拔脰以起吾不  
知其萬與億計如叢竹園中新筍亂抽翠光欲舞  
也從門仰視雲門仙橋芙蓉翠微諸峰歷歷四布  
而環吾目與天俱幕也最奇以絕飛鳥不能搏者  
煉丹峰也最方以廣其上可置萬人者煉丹臺也  
一石若垂天之翼下復一石承之系處不能以咫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一

方

伏以度若穿中焉尤石也一松居天平岡之上上  
枝離披與根相糾長不盈尺而覆十圍伏以卧若  
蓋尤松也蓬蓬獨厲者風也或浮石上或生石下  
者雲也嵌空一抹若衣褶青淺薄有縫蹊天與山  
之界也隱隱數點似浮螺黛九華諸山也天山之  
間一線微白者江也吾夜而卜處與諸游從連袂  
一茅之下頸股相偎萬山寂寞人鬼鳥獸之聲杳  
然絕響四顧頽洞怛恍無主如寄大海之一葉也  
朝而卜行忽白雲產深谷始如綿如布少焉如人

如馬如車輪須臾瀰漫兩間團空一色不復知天地之爲天地我之爲我也別有駁雲一種排空列陣駛驅橫走諸峰錯於其間乍影乍沒倏往倏來如乘槎汎海與波上下也罡風掣人如海斯墮皇怖驚恐之色渺不知所之也已而日霽山開雲歸石出海天陰映十洲三島遙遙如見也是故題以海子吾託宿於其庵曰海宿不虛也

黃海之有瓦屋自師子林始師子林建梁自予海宿之目始予喜舉似遊從諸君曰此隱息初地共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三

方

勸成之前峰右壁卓傑靈異對之躊躇不能輒別初猶作意摹擬謂似某物堪置某語稍述東北石筍岡林列數里之內萬峰齊舉日搖搖四屬無主口張不能下但覺人物鳥獸羸蚘之形跪持飛走之狀亭觀宮閣羸甃盃豆盡人世所有器物咸備畢肖雜陳天半又其石每如累碁萬尋之杪壘處若懸髮欲墮不墮掉而去勢若急蹴就予追於十數里之外轉面迎之儼然拱而立復不可狎倒踵行半日不知頸脊之就痛也從遊三三五五但數

聞讚歎聲忽一壁中有光炯如大星審眎之一孔穿漏天光與眼適相射下上拱坂俯仰前後殊詭百出造物者豈以茲山奇未盡特地幻此抑予平生所歷猶有未足特設此供質予胸中之所有補胸中之所無也耶蹄輪交逐非一朝所得乃在封境中悔歸來之已晚矣

松谷菴真人張尹甫修道之所行其號爲菴名婦女祈嗣者重趺而至予榜之曰禘黃環菴前後而居者爲諸龍潭各以其所映之壁色爲氏壁青者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四

文旦

青壁黑者黑壁黃者黃壁赤者赤然亦待遊者之各爲姓字如予偶抵一潭喜其沈泓命爲珠淵詰之則黃龍潭是也潭旣受水砂石在底魚藻在空隨所納現之天形山形人物往來之形雲烟草樹爪指鬚髮紛相掩映于光明界中混爲一跡都忘上下別有稱油潭者如五千人大金絕巖牆之不可卽予跌而蛇行緣金眉支坐瞪目其中黖滌黛衍如見金底以絙測之十餘尋不可竟其各道所行之水宛委穿決遇坎蹇頓尋爲輪迴盤礴之狀

覓其幻處盡力衝擊以下轟號轟怒如雷扑如雪  
捲如濤湧耳目交涉張皇無措不知其爲聲爲色  
舊云黃山無瀑或云山巖而水劣數日雨盈其勢  
獨壯水大小強弱從橫之觀無所不備往適當其  
渴時耶

居松谷之數日積雨相延同遊者小課詩間銓答  
時藐忽岬下吠聲如犬僧曰石蛤也已忽啼如小  
兒殷殷不絕曰是山中雷聲又一獸如羊蹲且跳  
于敵面之广相顧許時不知所往一女伎以祈懺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五

至者相服俱漬僧以予輩在急驅之景升急挽妮  
之藝衣簇酒竟兩日夕增深山一段幽豔閱六日  
齊赴太平同宗之約清椒麗岫若出新沐林麓之  
際深瀑交飛隨心目之所快遂以杖屨舊術未之  
循也薄晡抵翠微寺寺寬博愜爽十餘日爭錯之  
亂峰嶢峭崛巒層環周身者須臾暫伏而別以清  
遠逸秀之致相薰予題其食堂曰隱翠明日路出  
氏焦氏諸大家醞迓於途若傳食然絲吹歌管

黃之峰直削無枝又多從絕壑中拔出故傲然爭  
奇丞相源則林木蒼鬱轉入轉幽矣循行四五里  
陰崖虧蔽晴日窈冥探巖排碕之餘穿折叢委屬  
想清穆有庵焉其故基云昔有神僧擲鉢于此景  
升命庵曰鉢予竟易曰擲鉢締構之恢閱視師  
子林倍之宇下不百武有溪淙淙聲乍緩乍疾一  
偉石砥柱其中方廣巖整橫二丈縱可五丈予呼  
爲石丈人席溪仰詢蕭然異之又里許從崖薄中  
蜿蜒搖曳墮自幼顛歷級而下若徒復倚微風蕩  
漾素練天矯儼成龍形靜而聽之吟聲淒冷所稱  
九龍潭者也仙燈洞以架板屋三層予未之樂白  
雲庵釣橋雨中躑躅故無得而稱焉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六

文旦

宿擲鉢庵之次日遊者從者皆告訖僧俗老茲山  
者亦云境地無餘可止矣偶有舉消搖溪者問溪  
所在與路所由往相顧愕不能對一僧以意搖向  
予策杖先之礫沒箝箐沒頂望空明之際而馳徑  
窮壁轉溪水硌硌出絕屈中漸進漸闊復得凱豁  
沿溪遍滿怪石大小碁置予就所置之石以爲步

左右趾遞移人行石上水行石下呼吸之聲相應  
一石緣澗濬者下臨無底勢稍仄膩滑如油移趾  
偶不固愕焉偃跌湔脛及濡然心得無驚怖更進  
兩壁爭束一峯守溪之麋老松冠之託寄高遠水  
石之不接者里餘可望而不可卽或曰容成氏釣  
碣或曰黃帝參龍處也予以往來其境名逍遙遊  
遊之期爲壬子春三月九日癸卯發自旌德乙巳  
宿西坦丙午抵湯寺遊蓮花庵戊申宿法海菴巳  
酉與景升會于蓮花洞庚戌達海子辛亥抵松谷

睡庵稿

記 卷之十三

十七

文日

數日俱雨丁巳宿翠微寺戊午太平湯迎至其家  
癸亥復至湯寺四月三日丁卯宿丞相源戊辰遊  
消搖谿庚午抵溪南遊之伴從旌偕者孫伯揆先  
道迂者胡嗣玄虞支羅遠遊逸久相期而中道逢  
者潘景升之恒以郝公琰之璽至追于海子者余  
仲升若木汪長馭元義追及松谷者程象虛時敘  
吳嗣宗光胤潘穉恭之恪黃上珍朝聘後先供張  
諸遊從者吳越石琨越石至蓮花溝股栗不能梯  
而返道遊僧一乘寓安法藏谷雲空崖朗然湛然



睡庵稿卷之十四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武定州學碑

前年賓尹應 詔京師 天子策以文武大計臣  
對言大寧之日習文而皆詭武計良疏自今宜急  
武備不宜弛置其大要歸於用人數千言稱 旨  
退而維天下幸無故東有封議老臣戒毋噪開兵  
焉得不必然之說而煩 聖慮爲又明年不果封  
然後知 天子神聖其意防達以遠也一時諸臣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汪云

相顧眙愕前者謝無人於戲今日當事所急曩司  
馬之所材豈折衝爲異人任而儒生素業若匏瓜  
乎哉天下嘗競言學也私議自貴獨鼓萬衆以然  
而不言其所以然幸當於程事曰淺之非其至者  
且以觀望有韎韋之跗注一映以足其職而庠序  
乎未遑莫能爲用而反相虐其無通儒之效也已  
孫公爲山以東治兵使者駐武定至則課州子弟  
本業以爲先甫行學閱其戕圯斥贖緡屬州倅新  
之旣成率吏及博士弟子其下教言諄至勗以先

名儒州人聞所未聞莫不躍起歸使者之教共推  
倅而乞言于史紀公之功蹟史賓尹曰今海內人  
士蒙 恩力食太平于今數百年士明而熟於詩  
書禮樂之訓忠孝爲先必有所以報也州以平漢  
庶人得名武爲政要於拳勇易詔無所賴之公摩  
厲以儒教庶幾帥先肩摩之衆湛靖歸道出之爲  
縣官用寧獨發聞於鄉里而與革挾校庸乎孫公  
吳之長洲人名某由武昌守奉 璽書來也部兵  
事有法文武爲憲可歌已倅爲吾鄉人梅某而守  
某月歌曰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二

汪云

是州者駱君某共樂成焉工始丙申某月訖丁酉  
齊魯文學惟予有慕中國授室群萃州處厥惟棣  
所甃剝不理去故卽新惟孫公以文昌奕奕孫公  
所作壁宮有煥室皇孔碩以瞻以儀群英是若我  
公戾止塗軼雲茵國子龢籥軒縣其硯明德維則  
乃武乃文在泮獻功東方是城

陳侯祠碑

長老言百年之內歲荒札無丁亥戊子間者異日

四方帖泰井閭豐美物衆氣淫狗馬稻梁不勝狼藉天意一大創之遍土降割屢祀不登荆揚所在腴上之區全爲饑鬪斗米需千錢訖無糶者中家金死無弔宣故山澤之介兩罰並迫民益嗷嗷踏草鏹樹析骨易子曾不能以旦暮疫癘盛作餒殍不收郊郭之地所在闔枕當是時無我侯無男婦遺至今也始侯之至盡革他名之費去酒削食與衆更始兩歲之內勸田積社一以儲備爲事明年秋八月旱明年大水稽城漂民居之半又明年四月又水八月又旱侯行田間擁父老子弟相泣聚呼如雷侯淚如雨循問貧口籍其上中下有差於是括歲社所積若干出俸錢益市若干募富民輸助若干筭數多寡各貯其處里選一人部之自以一羸騎晝馳露寢一醫肘藥相隨所至設粥給米米緣籍分粥恣會食病者匕劑碎者櫓棺丞簿尉遞四出如法更爲矯發歲漕二萬有奇石代金五鑲而力請公上悉緩諸征尺牒不及邨戶瘞死之外絕無流徙延及穀果漸用完活會其冬稍蠲則

睡庵稿

碑入卷之十四

三  
汪云

亟召民長計之隄則潰矣後災且何矣親執耒耨繕飭土石既報擢上記願得留兩月益葺隄事凡溝澮渠川防泄之具百度其舉斥羨金置墻田使民草耕其中爰充舊逋爰待將來蓋侯去之十年水旱相屬不病災也宣長老呼其壯子弟曰若生俱侯生也每家人相對語輒泣下生男皆名陳焉侯爲人坦靜有膽度不見懼喜奏牘手自占立就輒不可反吏無所射爲奸然時越法縱舍嘗念論以爲捐瘠之後難可常法繩也在政七載未嘗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四  
汪云

入人一死好經術工書循行勞苦面黧黑不廢吟誦樂進諸生課藝以時置書院文昌臺之旁買學田以餼士之貧者遇貧生隆重於貴客多所題拂以故侯之旣去賤士民饑寒子弟愛念尤深至也當侯之議改漕也上其疏于中丞中丞怒不可江以南盡水獨水若邑耶卽衆比例安所得轉輸爲驛騎責問數十至郡大夫以下皆失色客或謂侯曰當事怒公柰何侯據地哭曰宣州民死且盡我言官耶疏數十上竟無以難天子遣救荒使者

下郡國使者張甚所過騶從共食擬於王者一不當詆粹交下侯爲案舊接待弛緩自若使者失氣過他縣稍稍貶損云侯姓陳氏名公相字某別號鑑塘萬曆癸未進士陞刑部主事歷大名廣平今守温州先後爲宣者多賢聲然山陬士女獨知陳侯饗其利者爲有德也侯之義田講院具有載至今日而民愈追呼之不忘采其謠就講院之旁復宮而碑之謠之詞曰

今也掠關往也稽天往地之赤今地之掘我公在斯粥之孚之往無我公民誰與遺翔翔十年子丑之間洵天可回我公其來

後潭陳氏祠堂碑

予小時則知有後潭先生大志三巖先生大功兩陳主師席里中士子多從之游家封史數引予謁見之後予旣仕去五六年大功始應貢來京師尋卒于館所重爲紳士所憐喟又四年有以大志之訊至者曰我陳有祠願子碑之而予時方典 誥雜筆墨謝絕不理歲丁未使歸護宅祖父母于後

潭之西冲其地則陳之自出中所煩穿錫封築之  
役鳩工費力無後者愚父子世拜陳氏矣自予與  
陳氏接其長者語言質篤衣屨簡儉類古人幼者  
馴謹不敢以言面傲忤其尊長又多秀便有文封  
史曰我所見地方人情忠厚之至未有陳氏若者  
也賓尹曰陳氏必大其在茲時據譜陳蓋自唐貞  
觀初有學瑜者徙自長興至我永樂甲午有祥者  
登鄉書仕民部郎以終景泰中有旺者輸粟五百  
石應詔助邊 天子嘉之賜七品冠帶旌其廬數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六

汪云

傳而爲延齡以掾史幕浙太平清白有譽已轉官  
滇南念親老遂棄歸所爲首衆建祠者其人也夫  
根深者葉必茂源遠者流必龐以陳之族自唐迄  
今曾未有特顯者獨其敦忠履信之風蓄之逾厚  
藏之逾密及此時也德善不改詩禮秀出振發豈  
有量哉觀古今家國之會有孤綿累世而賀其將  
興有烜赫一朝而憂其不祀者種因植宿之間君  
子所未宜忽意也予湯亦世窶高曾而還代有隱  
德以集于我祖終其身惟長厚之安今其魂魄亦

樂近善鄉其食於茲土與陳之食於茲祠世世宜  
相望惟予小子襲先人之祉忝竊踰分承藉實難  
滋愧以愆爲書數語於陳氏之祠以告兩家子姓  
使知夫所以永祠者也

前寧國守四賢祠碑

萬曆三十九年西華金公以徽寧憲副乞歸養六  
郡四民跣攀轍猝不得驅而公舊守寧國恩被尤  
深予方田集予者日數輩民來言連歲淫潦稻菽  
不遺種微公出帑儲糴廣贊糜一郡老幼幾盡士

睡庵稿

碑入卷之十四

七

來言貧儒生微公拊循拔晉亡路甘濟以甦而已  
相與謀鑄公相俎豆之翌日吳子伯與麻子一鳳  
來集雜徵地方後先守令因及祠事予呀然抵几  
曰生祠足公重哉有懷林如有薨雲如產怨招詛  
過者敲諸甲與乙與誰氏之廬且夫十紫而一素  
則素敗矣帝服火浣布羣奴從亦服火浣布則帝  
辱矣以予所及聞見嘉魚方公之端毅襄陽鄭公  
之簡介漢陽蕭公之清真而皆未有祠厠西華於  
流吏不如其已無已吾欲以前三守者之爲之也

於是吳子麻子脫然喜蹶然起坐一時父老子弟  
雷聲稱快而時吳子尚爲諸生釀金錢謁地簡期  
多其首事蔡方伯命其子監生鳳翔朝莫鳩工不  
以煩鄉亭部吏若往生祠之爲者凡檣堂翼奕然  
蠲碩士大夫不敢名其私以諸公爲我公也顏以  
四賢而百年之曠典斯成予嘗言官之關於百姓  
也莫太守重守廉下有司無敢卒洿汙者守嚴明  
下無敢罷惰彙事者置郡以來輻蓋相望姓字可  
指數也要以閭閻與津要無兩迎小民與衙從無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八  
汪云

兩肥孱良與豪貴無兩驩往者景藩出封所過較  
轢張甚瀕江諸守宰待共姑孰懼亡前者方公至  
部勒羣從進止捷于風電餐奉規限壹手判斷之  
拂袖輒行涓使咋不敢吐翼全半江之左鄭公蒞  
堂皇門三楯齊鬪男婦得自出入陳說屈直小者  
勸大者立決數歲之內烏窺庭城鼠齧故紙白晝  
行解案郡前罷肆胥隸告休一甲科令新畧請于  
繡使立疏發始退卒無所縱舍也予上試侍蕭公  
于汴城語予曰守土者常患多賓客僕守貴鄉無

日不渴客慮其不我遊民間微細慮不我聞也與  
縉紳孝秀語輒移日越三年訖無請託者予以詢  
同邑諸紳諸紳曰果也每見府君膚骨俱濯毋由  
得黏塵土事於乎民間便苦小民得自言士大夫  
得盡言以今思之此何等時也然二公於時所號  
爲巨室者率鬱鬱不得及際西華夫已氏以僞癩  
苦之矣題拂寒士臨問一老書生如不及貴官大  
人寧逢其怒何後先風義之符乎市道交方盛津  
塗之寄釣采富貴如責子母習與輿臺門從垂頭

睡庵集

碑  
八卷之十四

九

汪云

帖耳者於曲巷小民相遠如天之標豪家巨族猾  
吏奸生相昵護以爲親已善良之戶有恥之士夫  
韜面避匿如恐其相濺也去鄭蕭二公若而年通  
父老子弟驟言之不誦深言之不洩或更有後言  
誰何氏乎楚中三賢之稱口碑流遠西華方引歸  
祠議興無一二快士敢行之者今日曰某大老不  
樂明日曰某大家不樂占唇四顧復寢閣矣安所  
得一席地宮之登三爲四俯徇匹夫匹婦之公哉  
一夫市重於天下朝野鼎沸一人把郡國郡國驛

騷號宣難治亦近勢使然惜未有以四公之治治之也祠成宜有記徵四方名公卿華矣或不必要以讓梅禹金及吳子禹金西華所嘗臨問者也深自藏固不欲齒世吳子新第鄭公頃爲太宰不宜班班譽些隱居放言不佞其可也是以忘其忌諱而直書之方公名逢時辛丑進士嘉靖庚申年任鄭公名繼之乙丑進士萬曆丁丑年任蕭公名良譽庚辰進士庚寅年任金公名勵乙未進士丁未年任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十

五

六合縣靈巖塔碑

國於金陵之西北百三十里曰六合股江咽河扞蔽舊畿去治所若干里河水東溜一山環之名曰靈巖其上傳有鳳臺偃月鹿跑龍池峰格之勝甲江東西形家謂其位巽方其像文明使山能言能行塔之植也不俟今矣維邑實罷瘠十戶告饒後先茲土建除焉責厥有廬陵蕭令公白意赤躬斥羨勸輸度財鳩工始於事而諧版甬子來匝月之會規始一階維任生忌忌生口官之方實乃執其

咎令既徙只耄倪啼只鬻田市旅百務傾圯後之嗣者毋寧羹是吹博些以勤易身以民雖有亮烈其能不啻繫及我張公來自新喻世受太史之鴻緒篤意人文如饑思舖爰庭父老慨然身曰此壘者土九仞所峙前事弗終後人之恥喙諧之音烏足以齒所不仔肩圓其頂者山靈是矢乃名役夫磬鼓逢逢壘板登登荆築同同始之以培整卒之以豐隆曾不巾暮飛覺絕楛承霓撩空告成之辰若木揚鬪蜚霞射紅諸父老洎文學搏穎而言誰

睡庵稿

碑

卷之十四

十一

汪云

始始誰終終前有廬陵後有新喻惟我二大夫之功自茲以還山崔嵬以如蠹水瀾迤而不瀉風氣抱固臯壤沃野士生其中美明瞻雅流邵發聞載於天下斯亦天地山川公侯兆庶共造以有成者於是邑廩生孫光國越江而來托石言於宣城舊史史賓尹有慨於中太息言曰國家興廢之故豈不以人哉得其人千百年未有之利益可一朝舉也千百年莫已之疾肯可一朝洗也沓沓墨墨精身家子孫之畫國之朝夕民之絲粟慮不屬于心

目何以縮尊紱而糜肥祿爲宣有良郡地豪宗敗  
之不封而刑代往代來長吏其未之訐也舉千年  
之闕軼垂萬載之熙備天贈昌釐地薦爽塏人奏  
協類參于一代文明之治不亦偉乎蕭公名象烈  
甲辰進士今爲南刑部主事張公名啓宗與蕭同  
舉江西庚子後先爲令成茲塔若設之緣十年檀  
募最勞勤者邑人陸守信督工許堅舊史氏本其  
首末韻次之付之孫生樹之靈巖之巔

太平府重濬市河碑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十三

陳元

吾宛甸之水集於姑孰其浸丹陽湖其河姑溪湖  
水都東南挾河逕白苧菱家山支行醜府治下河  
水薄郭西注大江舊有太平天井二壩稍捍引入  
壕納壕入城澮東西市隙居之而牖城南北以爲  
戶牖形家者言兩水分位巽丁交股府右而委洩  
于乾戌占其氣佳當人文此亦姑孰之喉顛也然  
郡自有河以來率第廢不易歲宿土墮瀆道堙闕  
侵牟荐作前是按行者數數議興濬而民居物力  
之相踦彊更俛眉而不敢膺萬曆乙卯武康駱公

以繡斧之節來臨周眎城表裏有概於中曰是役也十一因之十九創之可乎夫本之則湫甚何言也吾壯夫其通身而堅緻其啓閉庶有永乎屬太守胡君至公語之故胡君躍然謝則以牒撫臺王公憲使林公悉如約初下令相其水地之不孫者徙規之沒閭左者請得自贖甃之其不與於民間者官甃之廣若干尺深倍之兩水入處與其出處悉毀舊牘建新關關廣縮河身之寸築用石石之厚尺有咫冶鐵以衣柵柵堅于鐵初料金可三數萬太守臨裁嚴潔費緡錢僅千金甫卽緒曹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七

陳元

進士履吉以其鄉人士之意歸德直指與太守祈賓尹碑湯賓尹曰甚矣事任之難也物行於肘腋間漱濁而就清不亦便計然積百年未有斷然敢行之者明知其垢穢也習與之爲處明知其光澤也違之俾不通獨水事乎哉姑孰之有市河江湖河諸水之所湊纏也宣歙諸國之氣之所由鬱苑也大江自萬里來滂澍亡極突我左腋去三天子

王氣衍自東南直犇金陵於茲地微壹環翔者脈

不固矣。瓜束之以城郭，磬折之以市廛，長渠接櫛，飛舫拂席，而後乃徐徇。窮魄經之以金柱，控之以牛渚，通則通，塞則塞。鍾臯靈孕，默與之爲往還，非偶而已也。善夫進士之疏河略也，曰：姑孰緊逼孝陵，丹陽湖所瀦，諸溪出姑河，繫龍沙內水。宋人鑿河通城，宋非能用姑孰也。真龍沙水穿城入堂，直通御氣數百年應。高皇帝首渡鴻基，直指欵懇忠勤，穆然鼎湖之遺思也。嘻！進士之言辨而眇，予安能知惟是。開天之郡，代狩者駐節於此，淤滯則爲否象，流通則爲泰象。夫好灑人之惡而並宅爽塏，抑亦修士之所快聽聞也。是月也，駱公竣事，新使者榮河李公來輔畿之內郡，國一時多良有司，躬被濯之行，後先上下同心，疏瀹號令，有風雨之行，而物情無滲窳之患，獨水事乎哉！駱公名駿，曾李公名嵩，撫臺公名應麟，憲使公名茂槐，郡守德清，人名爾慥，于時貳守方君堪，別駕焦君端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七

陳元

司理胡君永順當塗，令林君枝橋，咸襄厥成，得備

盧侯去思碑

盧侯令宣城時予居長安數憶問鄉里便苦井閭  
云何曰閒然靜衙從云何曰懾然股栗予擊手曰  
治國也頃之盧侯以憂行民老幼遮挽不得立建  
祠祀之而小民鄙野不習爲文文之以大神銜無  
當也又十七年爲萬曆己未民思盧侯滋甚徵石  
言于予是時新徙令爲豫章鄧侯鄧侯之愛民與  
民之愛鄧侯也摯又新徙遮挽固其宜也去之十  
七年所思滋甚者云何曰盧侯清嚴鄧侯慈恕鄧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十五

方

之慈慈于善良盧之嚴嚴于姦宄其于以致愛一  
也鄧侯于百姓情僞強弱率煦沫受之乎民于于  
日得意間爲黠吏豪家所蹋格啼呼取直必無鬱  
抑而止盧侯在黠吏豪家縮頸謝平民亡敢輕格  
鬪也鄧侯遇士無才不才無隆門單族各自以爲  
蒙恩紀滿意而去當盧侯時延見有程出入有簿  
籍不肖子弟躡武亡敢鬪縣門鄧侯之于鄉紳無  
貴貴無賤賤可否辟就喜怒之跡不色于市前此  
盧侯聞薄有所不權問所不權之人則一國人所

私議以爲寧逢其怒者也里役之弊率正賦一錢而費二錢置廳庭中使細民得自行內胥吏與里魁俱無所借手更繇則壹以丁田爲差意軒輊無所牟一切無名之徵裁削殆盡河墾地歲陲仍供故租豪右善規隱者率享無租之田侯身爲履度一一籍覈而清抵之完活數百家社倉穀自蕭漢陽守府以來累三萬餘石率逋民間立法追補與爲期輓繚無後者後歲連儉卒以無流饑他如築新稔石陂免新河庄竹木之稅種種興除利賴萬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十六 方

年非目前惠利已也而地方所尤思者嚴禁賭博一事宜無中家之產少年輕俠好游謠猖披侯爲什伍連坐之法設關木如輓鼓梏其周身而縣其項于外犯者旦昔納之已矜其眉頰之半已顏其門父老子弟衆相戒風爲衰止盜賊根株窟穴所至皆知之推跡亡所縱舍行道脅息夜戶不閉自盧侯去一李官貫以縱賊爲功游民放意博塞攤錢之聲謹呼街衢賊徒充斥鄧侯至時以三尺繩縛之然民狎其慈恕不能盡撲滅矣朝政廢閣中

外委罷士大夫遙厲強壯之氣純用之口舌而不  
用之仔肩賞與罰交稽將與吏互謾敗亂相尋非  
盡數運使然盧侯由祠部郎今參中州政所至風  
威卓越名跡照人安得盡如侯者某置世壤斷而  
敢行鬼神辟之天下事豈遂至不可爲如近日哉  
予田無所及天下事聊爲緣士民之意爲吾邑私  
志之清嚴不如盧慈恕不如鄧而以宰民社責尸  
祝卽予欲言民心其未之許也盧侯山西忻州人  
名維屏辛丑進士鄧侯癸丑進士名良知江西新  
建人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十七

文旦

直指田公脩築宣城諸圩及合屬學田碑

國之大事未有急于養民者也養民之具無所取  
之取諸土而足非有他藉也任土之術無所取之  
取諸陂堰開塞而足非有他奇也禹之無間然也  
以溝洫盡力合爲三大事管夷吾之伯也曰地員  
曰水區數致意焉不王不霸治將安登乎宣山城  
也而池歛桐汭之水四集其鄉東壩踞其委流復  
代三吳腹水其下贍窮腴而上應天子正供獨

諸圩是賴金寶一圩計畛可十三萬其餘牽連相輔以成圩可百十夫圩與水爭地者也從國初至今人民漸稠墾藝漸博圩之數日以就多則居水之處日以就減居水之處日以就減則其激而行也日以就悍頻年以來陰陽不若怒風淫雨暴虐無時柔堤漱于壯濤相繼什敗儉歲之吐莫任整理日夜叫號于凄菰斷梗中身與家俱盡有司相顧而誰何萬曆四十七年直指麻城田公巡狩及宣省耕省斂問民疾苦鄉三老以圩事對公槩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七

文旦

然曰某天子巡方使者一方不養其責在某已下教宣城曰若天子牧民官小民失養責在若于是宣城令賴侯親詣水鄉周行案眎盡得其崩潰衝決之數自遮浪保安寶成以迄諸圩凡一十七所估工修葺合之需一千九百餘金以上直指公公立發贖金四百首事檄縣括公庾無有僅存欽賑銀若干則爲裁給八百金其以上撫臺胡公胡公報可益發贖二百金寧太道蘇公贖百金郡縣各捐助有差仍不足者民間得計畛釀成之公

又爲畫一之禁民領貲官督事舉輦無緩隨墮無  
邀崇廣支擘句股合宜旣干事而竣水功循理騰  
埒得職其年潦而不害公于吏治物情後先損益  
如鏡斯照如刃斯割利民之事無一弗舉蝨螟無  
一弗去舊時徵解之役中家蕩產不能償至公約  
以官徵官徵勒爲全書小民自租輸以外無所與  
聞公府之徭使者舊行部共張煩甚公一取諸本  
廩節縮口賦前後尚存一千八百餘金爲予太平  
府千金應天三百金徽寧池安廣各百金置產學  
睡庵稿

碑文

卷之十四

十九

文且

宮以待士之貧者善乎蘇子之論也士者民之秀  
桀分天下之富貴與共之士不失職則民靖矣士  
民所在皆麗于土所在水土皆可養人燕齊趙魏  
以訖諸塞孺無非可耕可耨可溝可澮之區始予  
憂及三韓蚤欲以十終十同之法試之未有應者  
猝棄之不可知之鄉天下得公數輩碁置方維五  
行盡爲用百姓皆得處所亡憂時事矣公名生金  
甲辰進士撫臺胡公應台瀏陽人寧太道蘇公進  
祥符人賴侯良佐萬安人是時郡守南海關公驥

理創姚黃公尊素具任勞勩賦役一書多理公定  
者也刻石宛上記厥蹟而系以詩乃作詩曰  
理國之道地德爲府水能滋土水能敗土乃醜乃  
陽以杼以股土膏水脉各安其宇一日把苦百日  
康舖亦有公儲推廩置庾蒸我髦士稻梁終古我  
士我民爰擊土鼓社而稷之福萬斯戶

烟駕園記

榆林杜日章者將家子也而攻詩書善文文成譽  
價走海內海內士無不願交日章驩者而日章亦

睡庵稿

碑記

卷之十四

二十

文旦

喜贊其文定名士交於是操觚之家人人知杜日  
章矣予則謂日章世所貴壯士笞兵撻夷聲威震  
異域足快耳幽一室而守腐毫何爲哉日章有所  
治亭圃在郭之西偏面山趾水高柳環之貯奇花  
怪石其中顏曰烟駕夫徵逐花鳥嘲問風月此隱  
人逸客無所事事者之爲日章以彼殊才又世將  
種震世之功勳不足樹也而乃戢其健氣頽首林  
泉以搏彪穿石之手而供課花刺草之役豈非逢  
世太平英雄有餘於力而然耶榆林在諸鎮中最

爲雄緊套虜出沒無常黑山水草未一日忘牧馬也賴天子威靈歲効款市圍塞晏然懷材抱異之士乘其暇日優游而割文人之席爭隱士之驪非然者卒有緩急登壇坐甲之不暇欲以游思竹素而托興園林尚可得哉然予聞古人之使材周於履屐勝敵決於圍棋雖以游息之區部勒臺榭草木材者爲之亦自有奇變予未及游接日章涉烟駕園而傳想其勝也知日章者安知不以此園爲屐爲奕預策凌烟之業乎日章之交余也以劉

睡庵稿

碑記

卷之十四

十一

文且

恩徵因以詩筒相往復兼請園記爲作是語貽之日章武人也而善屬文恩徵文人也而宿閑邊略今以兵使者備榆中以斯知我明多文武材矣

滄嶼記

臨川云有閒人則有閒地有忙地則有忙人其意以富貴爲忙山林爲閒名爭朝利爭市天下之忙人也卽有忙地焉以苦之知樂水仁樂山天下之閒人也卽有閒地焉以甘之夫然則閒忙苦甘不相代朝市山水不相爲用也寬原博遂之鄉佳山

川眠就之或發呈其秀以暢羣遊或扁鐻其靈以俟孤賞塵囂遠則清淑出固其所也城廛市肆之會貨物之所狼籍酒肉之所蕪汚山乎蔽眉面而不見水乎淤滯蹇濁而不得理靈異之氣儵然去之矣吳越皆澤國予恣行其間檣帆牽拂士女嬉遨然一領其水姿潔惡欲散前年行瀨水循郭阨關躡履市上覺有異已得所顏滄嶼者於楣間詰之則史園也芳塗乍啓雲垂煙接有巖翊翊有巒磴磴有石齒齒有洞沈沈有梁迤迤有徑委委謔

睡庵稿

碑記

卷之十四

二十二

文旦

房曲榭之製高下量情髣薨綺靡之陳方員稱景奇葩別卉冥鬱乎深冬縉羽文鱗騫翥于永日斯塵外之上區域中之勝壤已所尤異者地形每折處水輒緣之歷歷環洲如浮菡萏箭月蘋風隨波偃印如竟日遊吳艇中忘爲陸圃俯仰眺聽思澹宕而響夷遠如以其身交于寬原博遂之鄉忘其爲市廛也自我來斯春胸屬想未能以一語相酬越許時滄嶼主人史修之氏詔予記之史爲江左冠族富貴豐久自知山先生以來代長斯園四傳

而至修之氏緝故理新耳目之觀彌壯高鴻顯盛之家而世襲林園泉石之致亦可謂破忙以卽閒善脫世塗而食有甘境者矣吳越水事密邇市郭者惟明聖湖差具須麋然未免爲臺輿歌板所恩穢轉趨忙地新安江清淺不任受航其任受航而最清徹可鑒者莫我宛溪然謝李賓從之後率無繼者豈非忙人多閒人少邪予旣廢始以一刀往復其間自茹馨逸使滄嶼主人畢身齒束約於京輦冠蓋之場亦安能日涉以成趣天下名山勝水

睡庵稿

碑記

卷之十四

二十三

文旦

快心有韻之境終屬之閒曠之人臨川之言不淫矣

### 鴻濛菴記

去郡西北五十里而遙有山曰鴻濛負牛頭面工山行廊青弋諸山溪之所迤也有檀主曰萬樂庵世元子曰國俊曰國壽曰國相有僧無垢曰性蓮無垢與樂庵厚善諸子承父之命爰捐斯山伐土結茅今僧照真者實住持之而前太守西華金公仍額其庵曰鴻濛志始也慈氏之教遍於旣伽而

特憚于宣古開元一刹僅寄郭中半爲大家花石  
之場其他名藍宿苑第廢無餘豪有力擁餘殖肥  
饜饜特甚壤外之壤宮外之宮日以供有力之耽  
耽猶未饜也際斯時而欲興一佛事倡一檀施如  
向盲人說黃說白無有信處縉流之托於斯者無  
適爲主則亦竄頭他徙焉而已矣有山不以自封  
割而行施有鉢不以支哺拳拳爲刹宇謀斯亦僧  
俗信心之一端法教將興之象也予梁通濟逢是  
菴僧樂以一言求之

睡庵稿

碑記

卷之十四

二十四

文宣

睡庵稿卷之十五

通鑑書言對今世錄卷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如黃迪功郎南京錦衣衛知事白公墓誌銘

萬曆二十六年歲在戊戌給事中白瑜再迎其父明齋公母劉氏如京養居無何明齋公與劉俱病瑜亦病不數日明齋公卒二月廿八日也壽六十有六瑜病中慟以幾絕曰天乎吾病之不能死而及吾翁天乎翁乃客終而乃故以吾同輩數四慰未有已已數引勉無傷母夫人於時瑜稍解病有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一

中節

間會弔半其朝之士大夫越月瑜兄弟奉母夫人輿公喪將以某年月日歸葬某鄉里瑜同年四明陳君爲狀宛陵湯賓尹志而銘之公諱鑰字世起籍廬龍之東勝衛其先翼城人數傳至董公父也時不廢賈而行儒公業儒補郡諸生籍甚一日提所讀書入太學曰吾願交天下士久之不中第輒破貲贄留師儒課益三子嘗前三子言若各自警敏讀吾書假令功績若致勝吾自致歲癸未謁選得南京錦衣衛知事公鼓眉曰吾聞南中佳山水

是官無所職尚不廢吾嘯歌歷三年秩滿封迪功  
郎而仲子瑜業舉於鄉尋遷汶上丞以歸歸而闔  
門高卧郡邑有司之事不與公為人愷信接待人  
甚恭雖細賤不屬耳目者必皆致其心至老揖孺  
子首至地奴使卽逆意卽杖未嘗盛聲氣性不酒  
然好爲主客日夜不厭嘗酒於知交家人驚至報  
失火徐顧曰若先行吾盡席且返給事中第乙未  
進士選讀中祕書公喜詒書兒勝而翁矣乃得交  
天下名士已授兵科給事中公益喜兒志行而翁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二  
冲首

志行也是官於今綦重不得如而翁優游惟服任  
奮功爲忠孝在不怠不黷先是公一如給事邸時  
朱元介父在養元介家南中公遇逢朱公若宿驪  
爲指數舊所遊某山某水無恙急取酒交酌兩翁  
髮俱皓而顏俱渥丹言笑矯健望者目爲兩仙人  
嗣公歸朱公爲不懌也者以先冬月疾不數日卒  
而公再如京撫輻歛歎者久之旣元介奉喪歸實  
二月廿六而公已在蓐屬終嬉語自若問之後事  
不答朱公亦然曾祖曰某祖曰某有兄某無子公

終始敬順命三子爲後事一如子子曰珩曰瑜曰璞瑜今兵科給事中珩璞皆廩生長女婿李邦麟盧龍衛指揮僉事次女婿魏可簡今兵部職方司主事初丙申春同館合爲公壽賓尹修酌者之詞引醉吟先生爲頌衆不以我爲諛銘曰  
弗磧弗琢中則有樂維積不訾玄之爲白旅官旅食越南度北登福上堂主人辭客

### 劉公墓誌銘

公諱恩字紹分號慎軒世莆田人家鰲溪其曾大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三  
四

父武者庚戌進士督學廣東武生體極體極生溱溱之子曰學恭者有子四人其三卽公也而曰學脩者丞安鄉無子宜後公公又最敏達學脩公憐愛甚遂子焉而其後學恭夫婦沒不得服也三年未嘗見齒倭躪莆城城中人四竄父子不相顧老孤籍於道時學脩衰甚公負而走且伏且行幸俱免比歸而城中廬舍燼矣公復更計曰倭必再寇猶有先人之蛻未土也亟築田邊地取所停祖櫬與生父母與亡兄與先孺人葬焉而別爲二窀以

待學脩二人未踰年倭果再至莆難葬地有累世  
不舉者至此皆灾而劉氏之骨獨完人以是神公  
先娶孺人吳早沒無子數擇繼者人女之不就其  
後娶宋氏宋故名家女先適曾生子涵當倭之變  
以一婦人提呱呱百死自完者也後歸公生守中  
初公繼學脩業千金經倭而盡其後學脩死弟諒  
欲以子子公嗣其業公爲割田若宅者付之而自  
以空橐走都門命涵從舅氏賈宋孺人日益拮据  
有法稍稍饒給云公以讀法起選泉州倉大使改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四  
序首

祁陽巡檢清江典史以歸精幹當上官意歸而不  
持官中一物生嘉靖某年月日卒萬曆某年月日  
得年六十八公愛涵如其愛守中疾劇之時分部  
家事無尺帛私彼此也卒後四年丙申守中扶二  
千餘里喪以歸營墓於本里何厝山拘時日未及  
葬又五年辛丑將以某月日襄事涵出自曾感公  
之恩亦竟劉矣而曾浴宇先生譚光魯今守南安  
者爲余師其姪孫希鞏與余通家涵與守中共因

華以乞銘乃爲之銘

子而孝不必其所生也。子而慈不獨其所生也。客而饒何負於徙死而不忘乃歸其里。

封文林郎高公合葬墓誌銘

東海有隱君子曰雲泉高君諱東陽字宗乾萊州萊陽人也。齊俗喜劔博蹋鞠快事而君用孝謹闔戶自戢既孝謹自戢矣而於其兄東明所逐擊劔陸博蹋鞠舞竿之事心非是之然不敢逆以爭也。所費擲一於君乎取驩然應手無愠色有某甲者黠而豪故攻剽黨也日夜裘馬走子弟出入街巷

睡庵稿

詩錄

卷之十五

五

四音

巷人皆縮頸避東明直以氣撻之曰吾得肉若某甲恚甚謀東明會君族屬有戍於外者其子死東明封緘其家以待子某甲甥也某甲輒破垣屋盡奪其財物歸而反行金於主訟者抵東明謀財君於是裝百金跣犇撼郡縣門呼愬某甲則伏其徒狙擊君不中則益耽耽必死之而君適爲里社長趣賦乃陰貲逋賦者闕君而旋箠殺其婦滋行金聽者左右縣官耳誤遂坐君殺人當是時君兄弟

六羅大獄幾無道白也居有間以旁邑令明之君

甫得脫出獄嗟乎豪之黨易蠹也狡賊之孔無萬  
而金錢之術神也更有司恣喜怒縱鷲善以白戶  
生死爲財與勢地也有高君之枉而無旁邑令之  
明古今良善陷洿相連屬不得一吐者豈少哉君  
旣出傾其家赴兄卒愬某甲不法狀論遠戍以死  
旣與其兄東明共脫歸握手呼涕酌所爲天與日  
者里中各持牛酒賀君直而旁邑令之聲遂大振  
君性沉厚服食簡廉生不學書而恂恂斤墨類儒  
者急兄之難立意感慨暴得洗發烈身名又類俠

睡庵稿

誌銘

八卷之十五

六

湖音

然始娶王氏生二子峯峩繼焉氏生二子岸出當  
王夫人在也家故有千金其後斥以供兄日就落  
兩大獄起而室若洗矣周旋擘畫百需皆焉孺人  
手指而視遇先夫人二子一若已出死之日岸纔  
九歲出六歲君念之爲不更娶臥二子腹上長養  
之已出舉進士爲令詔出前曰孺子慎之而翁所  
由幾死所由生皆是官也言未訖淚簌簌下出是  
以齧指不敢易其官由大名調曲周最得封君文

林郎焉母贈孺人萬曆三十二年出上兩計

輦下將陟不復知用何語左調歸而君病在褥顧謂出曰孺子第母以人命買官孺子徒何害浹旬爲四月二十三日年七十四而卒王夫人卒於隆慶二年月日年三十八贈孺人卒於萬曆十二年四月十九日年三十九將以某年月日合葬于祖墓西若干步峯咸陽縣典史岸邑庠生出之舉進士於戊戌余所薦也饒官行尤噪文譽孫男子十人曾孫二人余知出者故於其父母之葬不得辭銘也銘曰

睡庵稿

卷之十五

七

忠貞

謂令權輕人生人死謂令權重多金可使之死得生有逢其良匪逢之良實惟德之祥書作家乘永稱縣譜惟君有子民之父母

戚畹李公墓誌銘

慈聖皇太后之從兄曰蒼泉李公諱文松其先山西翼城人後有徙順天灤縣者遂爲灤縣人累官錦衣校尉侍衛東宮以總旗辦事東司房捕賊有功內工竣遷錦衣衛副千戶今上十年有

詔拜錦衣衛指揮使昭勇將軍公爲人踈愷美鬚

眉常從南郊奉中盟前導舉止端謹儀服都閑  
上指目曰髯而皙者皇舅李耶還賜佛像盜飛  
魚服蟒邊甲繡唇刀及銀瓢茄袋各二事嗣是

駕每出必以公從遇幸在諸戚黨上然太后數  
敕外家幸戢約自刻毋藉勢寵放恣爲而公尤素  
小心趣教駿跋若不及所有增封益宅諸非  
時賚予固遜謝當太后指主愈數褒美之  
十餘年以來上齋居深宮簡行幸公亦退扃

私第雜治園池花鳥隨其所過逢飲歌爲驩而已

睡庵稿

詩餘

卷之十五

八

坤自

讀書不甚了而馳音驟響傾吐若通儒喜與名士  
大夫游日夕款密然竟其身無一語之屬田桑什  
一之業督課不改窮屋而於民居民田民利無  
所侵擾以萬曆癸卯七月四日得年六十六卒計  
聞太后哭發聲賜金三百兩布百疋爲斂具配  
曹淑人先公卒子二大本東宮侍衛領班官大  
茂尚幼將葬以予友白都諫之狀徵銘銘曰  
異代傳外戚重侯累將貴富窮奇而能自戢抑以  
毋敗亡者蓋亦鮮少又余所遭見豪貴之家不越

編閱氣勢輒乘人莫可邇何言 國戚信公之所  
履其賢遠矣我銘公藏匪公之私式節惟嚴以昭  
國懿

崔贈公合葬墓誌銘

工部營膳司主事崔子廷健之父曰和齋公其字  
兆興其諱祥先是崔子官行人移贈公爲行人會  
萬曆辛丑 覃東朝恩行人顧以秩格崔子率所  
司疏請 上優可之詔以改官補給下其事司封

於是壬寅崔子徙工部改贈公承德郎工部營繕

睡庵稿

誠銘

卷之十五

九

冲省

司主事贈兩母皆安人旣函 敕書焚黃墓上已  
則嚮其同郡友宣城湯賓尹泣曰悲夫廷健之背  
先人也徑尺之石不能具也撮其孝友之實第勉  
而書諸譜今越先人歿且三十年幸得贈兩官辱  
天子褒題於地下有餘榮已惟是親之舊德 君  
之新恩俱不可無紀將穿窬而納焉敢累吾子惟  
崔氏世序具譜中公髻而失父弟疏者礪者俱尚  
幼也母夫人日夜抱以啼公背而鳴嗚進見母夫  
人技淚慰諭承悅百方身自菲瘠力田而腆贄盍

助二弟學已爲先後畢聘娶二弟旣娶婦母夫人  
稍稍色開亾何相繼天各遺一孤衡甫僅一歲衍  
甫僅三月母夫人抱二孤孫與二嫠益日夜啼也  
公背而號天進強顏安母退諭其配李安人諫勸  
二嫠老姑幼兒最兩事大耳蚤起必相二孤神色  
每食多寡衣厚薄一日之中必數十省視小有風  
熱病輒長夜顚號曰天天崔氏世不乏善在此二  
肉矣而是時公固未有子旁多睥睨公以其命脉  
擁護二孤而斥其筋力之餘殖產產漸饒益爲選

睡庵稿

詩餘

卷之十五

十

冲霄

師教二孤出入必戒最後生工部時年三十有八  
矣雖愛之甚不能更加於二孤也二孤旣壯克任  
事工部總角補邑生員尋廩食公始幾微馳擔負  
而母夫人固在稱九十率諸孫子婦跪謁上壽爲  
驪以萬曆甲戌三月哭母尋以五月卒於家得年  
五十有八公性溫厚與人無迕尤篤於宗族族建  
祠公爲經紀其事先工匠以往後工匠以息竟以  
是瘁病配李氏贈安人生工部兄弟四子者胡安  
人也而李安人子之甚於已出衆以爲賢後公三

年卒其後崔子官行人三年爲歲丁酉而胡安人卒以巳亥某月某日合葬於縣西金雞山之南四子長卽工部君廷健娶某氏封安人次廷循次廷徽廩生次廷衛附學生文二李安人出者適庠生李德熙早卒胡安人出者適譚經歷子本培孫某某出某某出蓋工部之書譜曰先大人之成二嫖撫二孤也苦心萬狀卽二嫖弗知二兄弗知獨神明鑒之耳噫崔子之善狀其父也夫使人之爲友愛也而當之者能盡知之盡言之不亦淺而未至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十一

神肖

乎公之孝友卽公不自知其所以蓋至於今雍睦在門庭昌熾在後裔三十年旣湮之姓字天子重褒題之燁燁綸音華於玄隧神明有知庶其在此是宜銘銘曰

單脊扛門肱復雙戕由前言之誰適爲歿年近四十而子陔生物且一世而名重揚由後言之誰適爲相蓋天將以成公之德故鞠凶所以爲彰而弗祿所以爲償嗚呼孝與弟其難量子孫守之世永

徐先生墓誌銘

南石先生姓徐氏諱誠字思誠撫之臨川人也先生以文行著聲試有司輒冠一時知名之士如黃御史梁山高太僕谷南舒司寇繼峰心折先生率遣子弟往從之遊所與遊後先貴去而先生僅以歲貢授訓寧國已遷豐城諭宿州學正以歸萬曆三十五年歲丙午先生稱八十先是癸卯先生命其子必遠數千里走京邸謂賓尹曰我辱與子知身後之石必子也事雖然我願及今而寓目焉賓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十一

冲霄

尹選不敢對未數月先生責成命賓尹曰先生年固未涯不得議此其後每書至無不以石文爲言賓尹曰先生行八十且爲一言壽先生無已略倣記傳體爲一言傳先生可乎而先生滋不悅書至責甚厲曰何子之不達也夫人之有身猶其有官無不了之官上公極品皆有盡也無不死之身千歲百齡皆有盡也官諱罷老諱死擅延一身莫爲已計吾恥之吾幸脫於微官今旣老宜辦死事吾慕夫彭澤之自祭東臯之白銘而以托之子也蓋

先生性伉直與顯者交絕無依阿十餘年一羶稍  
不得輒提帽以歸獨遇寒士多所提拂道義懇款  
骨肉有加焉予為諸生時漢陽蕭公實守寧國一  
時官學宮者莆田曾公武進潘公與先生皆愛異  
予每抵郡遽食三先生衙齋後莆田武進皆徙去  
予獨與先生共器食與先生子必遠共被宿燕見  
闔齋男婦若家人予赴館畱京先生取頭上銀簪  
簪予髻曰子自是當貴然會期莫可知矣語未既  
相抱啼泣一時學宮弟子相得之致前未聞者予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十三

中肯

時少壯性慷慨脫足便行尚不以為意其後予既  
仕驅走南北並冠蓋人周還率多皮面中所更歷  
鄉黨之變投崖走壑窮身獨竄追憶曩遊邈如隔  
世然後知道義知己之難而往日之過從為可惜  
也十餘年間既哭武進又哭漢陽予與曾先生者  
猶各以其身試於崎嶇歷落之場青泉白石命酒  
耽詩獨先生在耳然後知聚散生死之不可常而  
先生所稱有盡之官有盡之身為深於道而可為  
世之迷迷者解也先生家故貧不治生產而孝友

篤至所得廩餼時割以充其弟常通友人數金非約償者其人死其子失業先生念之償浮其數而猶未止也配孔孺人啖苦攻作性不怠然無他腸細事觸之猝若不可忍已則煦煦若無所觸者御副室唐有恩唐亦宜之先生生於嘉靖丁亥二月初一日孺人生於嘉靖癸巳正月十一日白髮齊眉紳士所羨自予別先生郵筒往復得先生手副猶作蠅頭楷與客飲接終日夕不厭前一歲傳先生病風痺已而平痊非先生得道善調攝何以有此子五人必復必進必遠必通孔孺人出復進通皆早卒遠補郡庠生與予共衡齋卧起者也必采副室唐出女二長適鄒以學次適京衛經歷周世禎孫男一孫女一予既奉先生命無所辭銘乃爲之銘曰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五

冲尚

惟漢有高士曰徐孺子世居豫章其後子孫散處列城在臨川者以嘉麓鳴嘉麓之徐再爲菱塘惟先生祖五世其昌宛陵一榻懸之至今曰惟吾子之言吾須以寧猗先生片言匪報寸心在盟知己

寶難千載聞聲

廣東按察司副使浴曾公暨元配鄭恭人

墓誌銘

萬曆三十四年歲在丙午十一月十八日莆田浴  
宇曾先生卒於南昌之瑞洪子弟就尹官南昌以  
書來告賓尹發聲哭曰嗚呼吾師也吾少時所受  
知三數人今相次盡矣嗟胡不哀嗟胡不傷明年  
其孤偉卿徵及墓事明年告葬期越六千里速銘  
賓尹旣羈官下山川阻絕不及畚土執紼之役愧

睡庵稿

誌銘

入卷之十五

五

汪倫

負生平此尺石者非賓尹事則誰事也初歲庚寅  
先生教授寧國甫課庠生得賓尹異之額其卷曰  
才識學俱可橫天下一時老生不盡信以爲然其  
後漢陽蕭公來守府所賞識與先生合群諸生明  
倫堂中月兩課課必五義悉先生甲乙之上守公  
守公又更爲甲乙越數歲卒無不第一賓尹者予  
時屬文甚遲拙日西下諸生以次納卷各囊筆去  
先生獨率僚官坐候予夜分人散盡遞引衙齋酒  
舖相繼或竟夜不能就需之明旦又酒舖以出人

以爲校官秀才之遇無如此親厚者而先生故以桂陽學正分校江西高安朱公司理吾府者先生所薦士也蕭朱兩公爲政清肅不可犯諸藍衣好走官府攬結公事者無所借徑或相率謁先生至則與談書談舉業稍間輒醉之酒不得微及佗事終理公之官無有敢夤請者士子亦斤斤洗削自愛自先生去爲守爲理爲校官不知何如人寧國之士風有不可言者矣先生諱光魯字子魯讀書別有微義不能舉向人及黥綴出又了了白文中

睡庵稿

誌銘

八卷之十五

六

者與賓尹往復如射覆丙子舉於鄉就桂陽學正丙戌成進士令貴溪疏改寧國教授辛卯仍分校江西歷南戶部主事郎中權杭關守江西南安八年始遷廣東副使先生嘗謂予曰吾平生百事皆遲生子遲第遲官路遲吾守吾拙道如是也故所在榜曰寓拙其在貴溪也所司有索賄者先生不爲動怒之輒決意疏改在南安營飭官傳關梁不可選紀中使張甚檄稅橫浦先生力引地方窮隘人情獷噪之狀條上其不可因括餐錢充之稅議

以寢蓋先生直心直行守躬便民者類如也娶鄭氏封安人再贈恭人側室莊氏楊氏二女其一奉人出嫁庠生俞章一尚幼二子鍊卿偉卿皆莊出也鍊卿勝冠而夭偉卿一名鎬娶魏別駕長女生子象祖聘方生女許戴猶記衙齋時二子皆幼明媚可喜時時呼小字爲弄問所自生不知爲誰問一切酒食家政所出入惟莊夫人恭人溫惠之德足以觀矣恭人生于嘉靖己亥三月四日卒於萬曆己亥四月六日得年六十一又八年而先生卒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五

七

注

距生己亥閏七月十九日得年六十七其葬以某年某月某日其地爲九華樓隱牛運山背下面癸始恭人歸未半道卒於杭及先生守府十數推不報堅告休矣予移書固止之及歸亦竟半道豈非命耶雖有大巧不能移命然則先生之拙乃其所以自全也與予故爲論次之因系之銘銘曰  
士窾以走捷兮何寶不鑽惟先生之道兮拙遲是甘彼緩至與疾至兮其程則同而一不失爲君子未免爲小人則安見夫巧之非鈍而拙之非工

吾銘吾師兮永砥厥躬千秋之下兮吾道常隆

人舉贈奉政大夫東野張公暨贈宜人沈氏墓誌  
銘

吾友張叔翹喪其父垂四十年而成進士也成進士無幾郎刑曹會覃東朝恩獲贈其父承德郎母沈贈安人又五年皇孫生再覃恩加贈承德奉政大夫母安人晉宜人當奉政卒時年四十四耳疾且革顧謂宜人曰脩短數也第吾親老子皆幼稚吾目且不合今一以累若矣已指叔翹

睡庵稿

卷之十五

七

是兒必貴恨吾不及見也若善成之嗚呼一官甫

拜綸紀重逢卽奉政善券兒豈期四十年後異數乃爾耶惟傳家之物莫孝弟長以予所聞奉政多軼行孝誼尤篤若人也不年固宜天之以子倍償也奉政之父曰謙齋公謙齋公樂酒好客奉政宜人百給鮮腆娛之謙齋公既老而繼龔孺人性嚴急奉政宜人百方佐養逾所以事先母姑者龔孺人舉一子謙齋公絕憐愛之謂奉政曰吾耄矣是

呱呱者終以爾爲寄奉政蹠且泣兒一日在者必

不以大人所愛遺大人憂凡被服食飲之類長養撫摩逾於兒子龔孺人自是心喜色都霽及奉政蚤亡龔孺人哭之哀至老語次及奉政輒潸然淚下於乎孝也於所自生固然耳曷異而紀焉且人之父母愛其子未有忍以其子爲非孝者也易逢怒而難弭心惟異母而是故聖門之孝獨閔曾焉稱也奉政家故貧有妹婿火叔明者負官錢幾不勝榜笞矣奉政四走無那視宜人篋中簪珥及織絰所積可數十金密持去償官叔明遂得脫已而

睡庵稿

卷之十五

八卷之十五

九

宜人覺之謂奉政曰胡不預言之吾豈有所靳耶奉政曰吾以此事不宜謀及婦人耳因相與一笑於乎緩急之祭羹豆之間吾以觀人情也割所私於闈梱周所親於和難非傑丈夫曷有此誼其曰不宜謀及婦人者是也如宜人則饒謀者亦世男子之所讓誼也奉政諱汝問字質夫間嘗言吾畊於東臯之野爲聖世逸民足矣故自號東野生于正德某年某月某日卒于嘉靖乙丑某月某日奉政卒宜人課叔翹彌莊以一缸膏坐之紡甌側承

易攜也疑似之間賢知所必標白也厚爲德於所  
不知之人而陰爲行於所不知之地長者哉夫雖  
老儒深讀書曉解大義難之矣公固善醫其少嘗  
行賈所歷江淮楚蜀諸勝處孜孜弔古訪異入會  
賈真州值倭僅以身歸乃改而學醫醫日有聲矣  
所遇貧窶老孤殫心劑治不問金貲貴富有勢力  
延不輒赴赴必謹視其禮數隆殺少愆輒謝去不  
更往自立如此於戲挾一藝焉誼不爲苟逢况抱  
聖賢之學以走世者耶公諱槃字廷用別號南泉

睡庵稿

誌銘

入卷之十五

三

汪徐

生于嘉靖癸未三月五日卒于萬曆戊戌十月三  
日得年七十有六性便慧多能每於所居舍小構  
亭石花草別爲角觝影燈火樹之類各各有致所  
著有百病竅二卷藏於家娶張氏生男女各三人  
長琰娶張繼陶又繼沈次卽御璽娶胡女適何繼  
書葉紹芳予旣收馬子之志又追維公之行有足  
銘者乃許之銘曰

然諾之時人多緩急之時人少寒賤之門人少貴  
勢之門人多以此塵情較公風誼豈賈生所稱不

居朝廷則在下醫中者耶於戲

喻贈公暨封太孺人高氏合葬墓誌銘

喻子繩祖計其母太孺人也賓尹唁焉喻子搶地  
哭孤非人哉需廩幾何倍吾母也已嚮賓尹剋地  
請孤非人哉喪父廿有年而片石缺然今併煩子  
矣予既領之退而喻子遽跣奔不獲待尋予役闈  
役誥役封藩往復一歲所中遘弟天兒殤之  
變百事昏瞶不復省矣甫邸待御李君數徵諾予  
蹶起曰誼哉李君乎同是友也我則負責吾甚愧

睡庵稿

卷之十五

卷之十五

三

汪秋

李君取喻子所手爲略披覆之喻子媿媿稱說贈  
公孤特抑厭更患難非世所經受又語若脫于喉  
逆讓轉澀若不能畢吐者人情自戀其故不必然  
之物千乘可捐尺縵寸椽世安之不能割也粹至  
之虎豹奮身當之可以相格蟲蠹之朝夕勇者忍  
乎哉贈公少孤鮮兄弟單弱之軀與衆共之矣又  
不幸而有先人之詒資田金千舍金百曰在豪有  
力者耽耽中贈公計曰使吾無身曷須此爲使吾  
有身曷須此爲居亾何田爲人所田矣傷人不平

也笑謝之又亡何舍爲人所舍矣傍人不平也笑謝之則徙而守跳石一馬之區支啖粥者二十年然猶歲爲族人輸浮稅第時時私指喻子曰所不在人手者幸有此督課甚厲旣喻子乙酉舉於鄉贈公曰可也吾以信吾肩未二年死矣萬曆丁亥十一月三十日也距生嘉靖壬寅十一月二十七日得年僅四十六太孺人者高氏十三而歸贈公當公爲人所齟壹意愉辭慰籍之已則隱淚供績織佐所不給亡朝夕休也及喻子第有祿孟中之

睡庵稿

註銘

卷之十五

孟

汪取

粒悉以活餓貧橐中積一文以佐津梁貌神宇曰吾饗忍獨矣故喻子自第至今官未嘗一日焉敢華衣美食之安太孺人生於嘉靖甲辰九月二十六日以萬曆丙午九月九日卒於家得年六十三生四男子長卽繩祖同予乙未進士繇沅陵滿考贈公文林郎如其官封母太孺人陞大理寺評事娶陳氏副張氏次紹祖娶高氏次光祖庠生娶劉氏次榮祖娶高氏副戴氏女一適庠生高繼祖繩祖之子太有大壯大乾有壯俱庠生紹祖之子大

觀光祖之子某某榮祖之子某凡孫男六人孫女  
六人曾孫一人曾孫女二人嗚呼喻之閱簿亦已  
云繁以視贈公幼孤時何如也贈公諱承恩字已  
錫號聯江父曰曜庠生以艱嗣四禱誕公之夕一  
老僧夢堂相叅天故小字柏祖曰願令無錫有聲  
以子時貴贈御史其先有敕封行在戶部主事喻  
仕達者爲內江封官之始生子彥斌歲儉出賑穀  
二千石有司奏聞表其里又兄弟並兆讓其弟知  
府彥義居左至今科第連蟬者多右派也喻氏之  
讓德世矣報亦如之謂非天道哉贈公以戊子十  
二月葬于柳木之陽今以某年某月某日祔太孺  
人而賓尹爲之銘銘曰  
凡今之人紛紛籍籍爭一世以沒皆始於不能忍  
與不能割夫不能忍辱焉能忍福我不能割於何  
能掇蓋物之來去有時而天之好還不脫唯公孺  
人無不忍也無不割也神明胙之祥長發也

睡庵稿

詩銘

卷之十五

五

汪歌

睡庵稿卷之十六

宣城湯賓尹嘉賓著

先大父大母合葬墓誌銘

賓尹爲諸生一歲而謝大父成進士二歲謝大母也諸生時奇窮不辦養歛進士官詞林窮無以異諸生又大母屬纊之際賓尹適歸節家封史與季伴送之維揚任終事者外惟一仲內惟諸婦而已蓋又十年賓尹再使在里始得從封史後躬紉畚之役歲曰丁未萬曆三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一注

地曰後潭之西冲又曰青塢面丁負癸去本家四十里是役也封史晝夜營卜竭二十二年之心力以畢此宅而始卽寢也自惟薄劣無所効於先人顧視二十餘年土風移易情事迥舛求所爲大父彷彿者而抑亦寡鮮矣嗟胡不思嗟胡不悲大父世力農糞礲田數畝不給則從曾大父行里中賈已乃合季弟已率季子竟以賈老其身大父雖以賈老其身於賈家所爲顛權程石斂賤散貴之法都不復曉筭時斥魚鹽酒肉貲宗人度不任償者

薄帳便之不復索矣性厭市郭十餘年不入  
至老不識郡縣方嚮不見官長嘗市貨蕪陰泊傍  
官舫揭篷頂偶出若擬小便者爲舫中官人所怒  
扑歸大喟曰嘗言官官今財知之利害乃如此那  
族有短長事列席酒衆拉大父大父搖手謝曰我  
不貫此酒續遺分肉二脰急麾之平生不啖閒酒  
杯無名錢不手一文也賓尹小時隨封史讀書旁  
舍舍與隣雜植棘藩爲界隣者數移藩適大父省  
書來賓尹路遇之以告大父隱聲曰兒任之歲移

睡庵稿

誌銘

八卷之十六

二  
注

不窮尺何賴也手牽賓尹以還慈讓率如此始曾  
大父好儒數買紙筆獎兒童之能畫字者占幾字  
對者病且卧封史所從姑翁姚先生來彊扶牀蹠  
泣以封史屬曰若必爲我士之而封史在讀大父  
方在賈所行束脩共膳學官儀節之數悉大母手  
指自辦自咽糠粃別以穀食食師賓嘗久雪三月  
無薪取所治棉祖煨別鑄目幾藝塞也大父頻年  
行水因下溼不良於步晚年猶躑躅不休大母有  
瘍之疾髀腴寸寸痛輒置木橈支背被臬支兩股

紡織窮晨夕無頃刻之逸初曾大父憂之甚數置  
戒大母則用布幘自蔽母令尊章知札軋聲與雞  
相答曉光達於壁復執爨竈下矣大父諱滾行高  
二號東園於曾大父沙溪府君爲長子高祖敏五  
府君爲長孫其於孝弟忠信非勉也與季共賈事  
而一酒一羹必以仲俱三人無間言瘦面肥髯與  
人處洞露肝鬲雜諧謔無遠近親疎老幼無不滿  
意去人思歌之至今生嘉靖乙酉四月二十四日  
卒萬曆丙戌十一月十九日得年六十有二大母

睡庵稿

杜

卷之十六

三

建平沈氏生嘉靖戊子正月二十九日卒萬曆丁  
酉三月初一日得年七十子男三人長卽封史諱  
一桂以賓尹滿編脩考封娶我母施氏封孺人仲  
一相娶畢季一中娶萬又娶姚女一人嫁生員郭  
可化孫十三人爲封史出者賓尹今爲右中允次  
就尹鴻臚寺序班次任尹太學生以葬大父母之  
前二月卒年三十二耳次薦尹次衡尹次近尹俱  
縣庠生次家尹仲出者寵尹季出者用尹聘尹師  
尹之尹尊尹曾孫三人長孫喬孫男昌俱幼當封

史爲諸生不利田作之勞實仲也獨人多以爲詬  
至賓尹蚤庠而大父母喜甚也曰是兒必效然大  
父不及賓尹之第大母及矣其年七十奉一紵衣  
不御曰非我貧家所宜奏觴未十日而終子孫所  
效於先人何如也嗚呼我是以悲而志之因系之  
銘曰

貴富之家謀田伐宅抑思其前本分者割兩脰一  
文辭受所矜豐筵腆遺識主誰名味美思兼服溫  
思鮮抱緼舐糠亦敵餓寒老不釋塗病不釋紅健  
睡庵稿

誌銘

八卷之十六

四注

婦飽兒日嬉以慵曷鞞而肉曷跣而逐實播實種  
以詒厥穀小子鏡詩以告後人祖德無瑕踵此者  
興

候補吏科給事中瀛嶼吳公墓誌銘

萬曆三十五年予使歸將次淮見有艤舟額吏科  
者適問之宜興吳也予曰必吾友均濟急權謁其  
奴子四數辭謝主病不任迓予叱曰何也友病能  
不一視跨舟啓幙僅兩手拱也面火色目瘳或時  
作譫囁已瞠曰大政記完不良久復曰先母謝大

作兩語了了。予領之而已。出呼其奴搖首語之。謹醫藥。毋易問。伯仲兩郎何在。曰在家。曰星趣之移時。還我舟。意恍惚。不忍捨去者。繹里許。薄淮陰驛。下質明榜人。告行。予曰未也。急一人訊吳爺來。須臾岸有奔者。傳且革舁而馳。男婦四走。舟內外無適主。就視絕矣。嗚呼。予與均濟交十餘年。豈謂今日適逢於此。平生與均濟熟語。所料理皆天下事。今以死事相籍耶。初均濟以選貢舉。應天第八人。與予同鄉。書明年乙未。同成進士三甲。臚傳選太常博士。太常清秩。而均濟樞門窮典故。寒泊如諸生。踰五年。考選擬吏科給事中。尋以嫡母張孺人憂歸。歸二年。與選者皆實授矣。均濟獨在服。會除赴補。不報。又二年。而有生母姚夫人之憂。數千里蓬奔。跣走。擗踊顛頓。幾病以死。夢一紫衣人授以丹訣。而愈。先是均濟滿太常。考姚母格不得封。缺然。無以爲驪屬。覃恩得封。三母均濟在廬。讀詔書。喜見眉。面需次。旅舍餼冷薪瘠。廚橐蕭然。惟是恩綸之爲孜孜。往復若相避。亦已良苦。初出以嫡

母歸再出以生母歸三出未半道以柩歸嗚呼可  
憐也已均濟性至孝奉養二母終其身無間言嫡  
兄二俱蚤世四女兄俱嫠均濟撫其遺孤不啻子  
也事寡嫂如母自五服外內至於姻友無不盡心  
經紀使脫於寒餓修德之勞無懈月日至其所爲  
睦宗收族消釋釁難有難以告語人者蓋均濟惻  
怛患至主於成人之善先輩有唐彥思周道通兩  
先生久湮沒不章均濟表白之釀祠祀焉在邸日  
輯本朝大政及奏議諸書予時借抄閱之所矐語

睡齋稿

諸語

卷之十六

六

注

者是也又姚母狀實出予筆故云觀均濟藝中語  
不忘天下與不忘其母可以知平生矣使均濟無  
死又使蚤一日拜命所建白必有當人意者他人  
嘵嘵溪刻走名位日以蠶起忠至如我均濟不及  
領東臺一日之命以死嗚呼均濟諱道行卒於丁  
未閏六月八日距生嘉靖己未七月十二日享年  
四十有九初娶卞處士采女繼娶何遊擊良臣女  
卞生二子欽銳皆庠生欽娶萬文恭姪主簿哲女  
銳娶徐文靖孫茂才紹洲女何氏生一女許陳御

史于廷子貞裕側室王生一子鈞聘潘中書廷主  
女孫二人源激源浚孫女二人將以戊申某月某  
日卜篠嶺之祖塋啓卜孺人合焉子欽來乞銘始  
均濟訣時昆朋惟予在銘之莫予宜也銘曰

需次國門贏得虛銜十年之內數往數還往亦勞  
止望淮而返闕不再臨足不重趼子旣大歸目論  
曰客世盡客也孰爲本宅一氣不承七尺皆虛華  
纏黼裘終歸一區虛耶實耶主耶客耶子實達者  
又奚盡耶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七  
汪

墓誌銘  
亞中大夫浙江布政使司右叅政玄峯葉公

玄峰葉公諱煒字文光宣城西門人也宣風俗舊  
稱近古十餘年來聰明權智之用開而樸茂之思  
微一二有道庶幾先輩風度可尋復者獨葉公在  
耳予丁未使歸期與公講閭黨之化而其年二月  
廿五日公無疾卒矣公旣死後進益無所觀效士  
風之變慮滋不可言悲夫先是甲辰公以浙憲入  
賀輒疏請致仕不報已而有蜀藩之命公請逾

堅吾老安能僕僕走道塗者浙士民攀號共叩當  
事爲改浙之杭嚴老幼爭迓於家然公猶堅不肯  
赴親交勸說多以 覃皇孫恩得推封三代稍稍  
心動就道後封事格不行益自懊悔吾此出誤矣  
未數月六七申請兩臺力挽之男婦擁闔公爲封  
篆間道去蓋丙午之十二月也公旣去明年春大  
計南臺猶有撫公者稱其廉而老公笑曰吾不老  
胡乎歸且吾將一身以還奢已胡廉之稱於是服  
公出處之決而處人已之間恕厚無間也公以丙

睡庵稿

誌

卷之十六

八

子舉於鄉又十年丙戌成進士除上高令調煩餘  
姚遷戶部主事歷員外郎中出爲河間知府餘姚  
河間最天下郡縣之劇公治之靜默閒雅寬然歲  
月有餘始至皆遇大旱饑且疫率屬步禱立兩斤  
緩勸輸具粥藥所全活無筭尋以浙江按察副使  
備兵寧紹越人熟公餘姚之政驩然昵就如兒女  
子也公容貌豐腴意氣溫溫平居絕不見喜怒及  
臨事挺直無所牽隨姚有汝沈牟山諸湖及海壩  
地爲傍近居豪所侵躬行營度清復之并作堤堰

盡蓄洩之制碑之以垂永久任丘有殺人而其叔  
中常侍爲芪得緩死公竟論如法巨家大姓相戒  
歛手不敢犯在寧紹時有市故中丞之居者馮勢  
謀至折其舊估之半追如其直而止禁俗之溺女  
與好言禳祥僧尼巫覡之流一時震洗蓋公之施  
於政事者如此始公爲諸生盱江羅先生守府一  
見重之曰載道之器也其後公仕在越益衍姚江  
之學往余過中州道謁漢陽蕭先生丁寧詔曰子  
行第矣出門宜慎所交如子鄉葉公先達之可事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九

者也尋余第在京公尚郎戶部服食進止依以爲  
度明年使韓藩公督儲南徐余以孥寄而西驛塗  
參差不時聚道義愷至未嘗不時舉相勗也漢陽  
旣謝去公亦云亡事大夫友士於誰而可乎公嘗  
有言曰天下惟道德爲不毀世間獨真實能長存  
於戲知道德以外皆必毀之物雖營營其何爲夫  
其思可也  
知之用不得與真實爭存則亦不如其

已已維宣者兩言焉可也公所著有閒居漫稿還  
古約陰騭抄薛王要語歸田警巧拙苦樂箴忠孝

家諸說生於嘉靖戊戌十月十四日得年七十  
娶王氏累封恭人卒于河間之官邸而公輒專居  
所至以兒子自隨父曰芬以公貴歷贈中憲大夫  
按察副使母曰蔡氏累贈恭人子士弘貢生嗣美  
嗣英皆太學英以省恭人病跣頓先卒者也二女  
一適裘應期一適戚親臣孫男十一人爲弘出者  
瑞徵吉徵淑徵爲美出者奇徵嘉徵泰徵慶徵壽  
徵福徵爲英出者久徵彥徵瑞吉皆在庠孫女五  
人曾孫男一人曾孫女一人將葬以梅叔子禹金

睡庵稿

詩銘

卷之十六

十五

狀來賓尹爲之銘銘曰

官我土者前有盱江後有漢陽生我土者我及見  
之猶有文光山川有靈未全傷還於太古公其藏  
葆真養純捐聰明後有學子守母忘

太僕寺少卿桂宇林公墓志銘

桂宇先生之孤毓茂者跋涉遠道而先生銘事於  
乎余忍銘先生計先生按應天試寧國士實首予  
後予同先生官都下邸街相接過從朝夕六七年

丙午丁未之歲與先生遞領 封藩予以 節出

先生以節入驛旁午相失明年予還京聞先生次  
德州死矣明年其孤來請銘先生以某年月日生  
卒於萬曆丁未七月四日也得年僅五十三配陳  
氏累封恭人子二長毓英次毓茂毓英增廣生娶  
鄭侍郎之子貢生光先女毓英娶俞主事誨女女  
一適鄭郎中瑤星之子胤書孫四人嶽立嶽挺嶽  
植嶽降先生生而穎異爲大父崇重公所愛壹意  
課發之以萬曆己卯舉于鄉癸未成進士除江西  
進賢知縣縣賦額爲豪猾所詭有有產無糧者有

睡庵稿

詩銘

卷之十六

十一

有糧無產者至則躬親量度登下其數而簿正之  
宿弊一清治最選授湖廣道監察御史出按應天  
丁父憂服免起按陝西廣西陝故行邊食皿器物  
皆銀先生詰何爲從者曰例也兼防醜先生曰吾  
以恩信投人何防之有悉撤出侍郎某以所親郡  
守屬守贓墨有跡竟劾之落職侍郎銜甚峻主外  
推時先生在廣西聞之笑自如皆王臣也何內外  
之別尋數乞身不報 廷論雅重先生共指前推  
者非是奉 命刷卷京畿已視之兩宮工程舊時

之費白徒與中貴人交關射沒不可筭先生  
與科臣白公瑜力意搜剔省金錢巨萬萬工竣  
賜鑑金文綺下部擬授京堂乙巳陞太僕少卿自  
先生居臺十八年諸晚資者皆前徙先生泊然一  
官無所不得意又行取久缺侍從奔走一切大小  
差多先生臨攝勞瘁無以逾也居平恭謹磬折如  
不及揖賤豎額地及遇事侃侃無所辟就其大者  
如請冊立催考選斥橫閹釋逮臣省臺榭方舟

之造畫平遙剿虜之策每關大計未嘗不極力發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七

七

明之也太監張鯨橫甚暴其罪狀幾蹈不測有中  
官干涉選人勒索謝禮至死者上既責罰閑住

矣疏奏曰此冢宰選郎宜並罪者也東方事起本  
兵首輔共主封力疏其不可封事果壞本兵論死  
前御史曹學程尚以彈劾本兵繫獄先生謂如是  
是功罪無別賞罰不明學程不蚤釋非明聖事其  
忼慨論列如此然大歸會情傳事當可否而止不  
為苛撫陰暗旁拾細瑣赴矯激以峙聲名在廣西  
為嵐瘴所侵病嘔噦及久臺攝事滋繁病滋宇疏

假疏疾八月上不報然先生終不敢以身故懈官冊封歸爲崇重公夫婦卜葬已於事而竣曰王命不可以家遂抱病行行至中道三乞身不報竟卒于驛所棺斂之具出遠近賻助蓋先生死未一年而莆之人來予數訊之曰其家甚貧二子單步走食進賢李吉士光元亦先生所賞識士也爲予言縣去先生久死逾哀傷之旣特官祀之又俎豆於名宦於乎此可以觀先生已先生諱道楠字廷佐姓林系出九牧居莆之赤坂追學博光庭公徙湖陽故又稱湖陽林氏光庭生宗滙宗滙生崇重崇重生贈中憲德美先生考也母陳累封太恭人先生數疏歸念不以身以母耳及革惟以不得終事訣太恭人爲恨僮僕環問無所言餘予爲之銘曰廉不剋直不訐抗無強謹無誓德醇令衆所絕無短法轡何跌歷三官終馬轍神之貽長簿閱鑽厥辭矢無劄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七

奉政大夫直隸寧國府同知進階朝列大夫

玉洞王公墓誌銘

郡丞王公諱光蘊字季宣王公之永寧國也惠慈  
清潔矯然異等而會爲人所擠陷以去小民悲歌  
之大人君子慷慨忿激而語不平時時舉似人曰  
郡丞王公王公宣之遺思也公貌癯而槩偉外恭  
謹而中介特於人間世落落莫莫若壹無所關措  
而問學閎遠才致綜密極文人吏人之長平生所  
最敦篤獨孝義事在官數念其母太恭人晨繞郡  
齋忽怔怔若有動者會歸趣併日而太恭人已病  
數日卧母子握手且驩且泣絮語達旦越明逝矣

睡庵稿

誌銘

入卷之十六

五五

於是天下傳誦王公孝感而轉推擠陷者之施於  
人母子間永嘉之王冠冕甌越以仲子祭酒貴封  
中憲大夫通政司右通政使曰鉦者公曾大父也  
累官福建布政使司右叅議曰澈者公大父也廣  
東按察司副使曰叔果者公考也公又自其二世  
祖毓以槐陰集行累代稱詩風雅之業蔚然年二  
十二舉浙辛酉浹兩壬不第甫選得縣寧都寧都  
山僻而饒百姓喜餽遺前令未有能脫然者公爲  
寧都六載水火不與民交皜然起殊譽婁騰薦剡

乃得郡寧國公性閒詳遇事傳情切法枉直立剖  
老猾無所藏匿而大意主於湔洗以得全一物爲  
福事先是監生彭汝通舉人何修相誣訐舉人禔  
監生坐戍矣緣所自起第爭塘塍耳公念之此微  
細事而殘敗兩家祈於道破縱使去兩家之讎以  
解廖光炫者前論死爲責家劉贊任所持公察其  
色有寃嚴覆之贊任叩頭服是怨其責逋急而殺  
假子壽以誣者也兵酋劉宣賜與同姓子徵郟詆  
爲流劫立斷解之矣直指按部更飛章陷以謀逆

睡庵稿

卷之十六

五

注

直指愕檄縣急捕公馳見請得無捕而捕飛章者  
一邑靡服當是時微公幾牽連邑十百家在寧國  
脫監生濮陽修之獄以家僮誤傷人重辟繫者吏  
政如此公所在洗手厨傳之費割自家橐郡長某  
大以爲異已也目攝之而長故同里舊戚同計偕  
往還公先至固日夜望其來相提以有樹也至是  
覘其所爲非是蹙額勸諫之長面拂已又嘔吁謾  
相好郡北樓高齋玄暉遺跡在焉公爲治亭於野  
之傍顏曰又玄羣諸名士禹金季豹輩倡和其中

長唇之喻翕胡爲者待歸永嘉山中哦也陰瑛之  
竟遷衡府左長史而公念母老乞歸養以原銜致  
仕於乎雅俗之相採也清貪之相激也君子之奉  
職行身非以檢物也安其素然又非有高詭歷礫  
不可近之事實而我以爲固然人以爲怪我以行  
身人疾以爲厲已也古今豪傑士擯於非類汚逐  
顛頓以終者豈一輩哉始公視郡篆宣所解稅契  
銀六千有奇公卻弗納曰長且至其後長挾之去  
與縣遞相委諍流聞四遠人然後服公之廉白且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七

條

具識遠也公旣歸簾閣頰几益發故所藏書與兒  
子輩酬課竟日雖疾病寢食未嘗廢所輯永嘉縣  
志温州府志事核而文居城東山之麓道經所謂  
容成太玉洞天者也自號玉洞子有太玉洞齋近  
草十卷壬寅奉 恩詔進階朝列大夫又五年而  
卒萬曆丙午五月初二日也距生嘉靖庚子正月  
七日得年六十有七配林先公卒贈孺人子男五  
至言廩例生子爲敘其論草稱王昭文者也至章  
邑廩生至奇國子生至褒郡庠生俱林孺人出至

宏側室高出孫男七欽尹欽旦欽豫俱郡庠生欽  
望欽泰欽頤欽蒙曾孫男二祖法祚法女二孫女  
八往賓尹爲里人所難公殊慰藉之此事亦與長  
相左公歸予遇之杭贈詩云羸臣寃不開良官徒  
何疾官徒陞似謫萬故不能詰公亦和予云蹇予  
稟微尚簡亢徒自嗤彼權不能投棄置亦何辭夫  
君天下士孤標秉貞一胡爲來鑠金名高蒙忌嫉  
蓋歔歔相憐也天下適多故清人雅人慮無能以  
踽踽之跡孤行容於世而世之貪饕讒險者會得

睡庵稿

詩集

卷之十六

十七

意高駕士有遭躋蒙辱而世莫之省解有解者矣  
怵於聲焰莫之敢吐則亦已矣後死者其可不爲  
死者一言予是以徇昭文之請緘有日月而銘歸  
之銘曰

寧與鷺爭粒寧塌厥翼寧與殺爭阜寧道上槁校  
孔雛與孟臧試設身其誰處意不可夫一世肯見  
嚇於腐鼠挾倉頡以長遨呼青天而獨舞吾將酌  
一杯於霞嶼之原以佐公之待人於千古也

南京國子監助教陞湖廣辰州府同知冲和

潘公暨配姚氏合葬墓誌銘

予友潘君大醒常州武進人也其先徙自徽州曾祖諱某祖諱某皆不仕父曰澹庵先生諱士奇以名貢士訓導寧國子為郡弟子隸先生齋先生殊愛異之大醒兄弟鳳卿龍卿共予周旋各好為雄奇可喜之論酒酣耳熱談笑譁呶壯歌涕哭雜行無次予時意氣尤狂里中往復不一二人所最得意者大醒兄弟而已後五六年予與大醒同舉於應天始大醒試童子輒有聲太守施公開書院所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六

潘文

錄進多名士一時翔起孫狀元柏潭顧解元涇陽餘亦輩昂捷去而大醒以童子第一獨連蹇累歲不得上黷序雖連蹇累歲不得黷序顧益為名公大老所器賞丹陽姜宗伯平湖陸太宰負人倫鑒時時折節大醒而忘其賢與齒講平交宗伯之訓其子今太叅也則以潘先生為師大醒為友太宰諸從後先北面大醒敬事之同子第乙未錫恩者既鄉舉矣猶歲伏門下而大醒連蹇如故歲三午

三十一始以儒士入闈及甲午始舉大醒既以

學宿名高伏一世子又故相遊好每握手天上天  
下無所不談談無不中窾裏東方方擾議封貢大  
醒私語曰封事必敗已而果然嘗與予策某事某  
事某人忠質可託屬某也面澤而陰中不可近今  
若許年矣略約無跌謬者會試數不第以兩親老  
乞恩德化諭尋持父憂未任起補天長陞南國子  
助教未數月疾卒於官萬曆三十八年十月二十  
日也年五十有九卒既半年而有辰州府丞之命  
大醒廣顴威面髯如戟目光閃如電與人語義所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九

不可慷慨憤烈如切刀其諭天長也所司以優免  
太饒議減充馬價招兵大醒面條諍曰裁優免以  
增馬戶是賤人貴畜裁優免以招武士是輕文重  
武所司語奪轉加敬禮其持議多類此大醒一再  
不第家益窮落然性不能謁請第越鄉井遠道取  
館館通州時往來予署相慰勞以酒雄談風生夜  
半搏髀歌舞意氣自若庚戌仍不第別予益取酒  
酣飲已出涕曰予知我者節薄徒安能蹶蹶復遂  
安塵吾母老矣得南監一席傍母可也然大醒

自是怏怏不得志又數千里撼頓驟車中鬱血成  
病抵秋聞母瘡益恠病益牢居頃之而予領南祭  
酒以出大醒一函逆予途曰子來吾母當驩勉就  
子吾自是計可得活母素愛予甚故云然竟不逮  
頃之子亦尋罷去矣大醒諱夢卿母夢神人峩冠  
笏仗劔劈腹而生也平生篤於孝義廩祿所入皆  
以公二弟提孤甥教育有成就娶姚氏食窮甘苦  
母姑病不解帶者匝月禱於大士忽寐若告曰必  
夫婦割股則密割股而後以語夫大醒曰慮汝弗

睡庵稿

藝

卷之十六

三

能同姚曰已先之矣並羹薦而愈稱孝婦焉卒于  
萬曆九年某月某日年二十九耳葬於城西二里  
之蘆墅及是以大醒合生一子光乾繼娶高氏能  
愛養長成之娶婦顧一女出高氏者適吳太史可  
行之子宗充乾今生男五某聘楊某聘徐某某某  
未聘女二未字大醒年十九而病遇一道者授異  
術云四十年後當來度汝忽不見尋病已能辟穀  
歲餘人競傳爲潘神仙已而悟曰此小乘耳有問  
者笑而不答然十九以後之期預告之矣於乎使

大醒蚤致身奮力功名之會所策樹必不苟且又  
使大醒畢世不逢或收身及早俛而就性命之業  
辟穀逃形豈足事哉曳掣終身兩相負以老天幸  
假予以日月交游中誰爲作世外商訂者予以是  
悲而銘之銘曰  
予嘗肱大醒筭得所爲範我編而窺其志意之所  
在也範我兩編一古今心學一經世大績其自序  
曰慧用朗爍靈樞湛冥我則震起我則良停嗟夫  
大醒抱固精心良不及山藏震不及雷聲徒我與  
我相得以俟夫千載下上之盟

封徵仕郎南京戶科給事中慎吾鄧公墓誌

銘

公諱世厚字惟坤姓鄧氏廣東東莞人今海內詩

文集中所稱鄧玄度雲霄者其子也玄度方以選

貢赴京兆闈其年登賢書而公卒於合浦之商所

公之先固未有商者也至公父困析箸不得不緣

商取食而公自勤苦下榷讀先世書如故會兄世

代父商高州坐私鹽抵繫而世寬實不貸私鹽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三  
胡朱

爲怨家所誣公星跌往白則兄已前死椎胸頓跌  
髮壯指必直之官官竟無有廉明白其事者囊盡  
洗身自輓牛車載兄尸且驅且號路人爲之落淚  
歸則爲易棺衾斂於正寢公旣以兄喪歸無與代  
父商者家益窮逼曰柰何以入口累大人然高州  
自是不可往矣涕泣廢書捃微貲杖步商電白以  
族人多商於此可相依也亡何倭寇電白破城磔  
人如雞彘積屍枕籍公同族兩叔昂景匿雷上不  
食者三日已得東門水關可遁行公脫身伏關矣

睡庵稿

誌銘

八卷之十六

三

仲文

已計之族兩叔在誼不得獨生重至邸所趣昂景  
昂景各負絹及雜衣物扶行遇邏者執獻之倭倭  
時亦倦殺人乃喝曰殺一放一迭爲之首昂曰當  
殺次公曰當放又次景曰當殺公與昂景銳身爭  
死不獨歸又倭意實在金錢見公赤手必貧見昂  
景各有負勒贖須金百留質一人公又與昂景爭  
留倭義之卒留景而放遣公與昂者昂亦竟抱金  
贖景三人歸無恙當是時隣里姻戚手公等驚喜  
各持羊酒賀而鄧門三義之名震聞郡國嗟夫緩

急患難人世之所未易理也。矚銖髮之利奔如驚  
銖髮之害蒙首縮舌幸嫁於人以自脫。今之仕紳  
往往是矣。何論商。何知宗親。况頸刃呼吸之會哉。  
蓋公歸而有外家之疫。舉室羸臥。忌傳染人。無敢  
窺訊者。公率內人勤藥粥。疫者相繼以歿也。舍歛  
一一如法。卒無染。其後商合浦長橋火。延將及公。  
徐臥未起火。亦隨息。衆咸謂孝義之報焉。然公竟  
死商所。不及聞其子。一日之捷者何也。公自號慎  
吾嘗著爲說曰。吾者與天地參者也。吾不敢小吾  
身。敢不小吾心。嗟夫。小心者乃能斬然禍患之會。  
高步闊論矜豪上。吾知其不可以試也。此亦學問  
之大韃已。鄧氏故江西人曰。漢黼者由宋承務郎  
宦徙。國初有宗大者善詞賦。與西菴孫蕢齊名。  
所著竹林耕叟集行世。公父曰銑。祖曰學。曾祖曰  
元領。鄉書兩中乙榜。不第。遂稱詩終其身。始公讀  
書。強記五經。熟復于胸。無遺字。史鑑自太古迄宋  
元能事。事口其顛末。然性莊慤。自性理外不喜雜  
諷。曰非聖賢法言徒亂人心也。旣商矣。猶時時手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三

仲文

書嘗經勾漏洞葛洪得仙處也賦詩見志曰百事  
無一成半生何草草閒來隱市肆頗覺壺中好海  
客殉明珠忘却身中寶擾擾路傍人誰知我懷抱  
鄧氏之稱詩蓋其世矣公卒於萬曆二十二年七  
月十七日距生嘉靖二十一年四月初七日得年  
五十有三公既沒之三年而玄度成進士最長洲  
令贈徵仕郎如子官娶尹氏贈孺人先公卒繼劉  
氏封太孺人子男三長卽玄度雲霄今僉憲湖廣  
娶趙封孺人次雲衢蚤夭次雲龍庠生娶謝女一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孟

仲文

適庠生盧士龍孫男三長逢年聘南城知縣李同  
芳女次逢熙聘南職方袁崇友女次逢京未聘孫  
女三長適庠生袁夢曦次適庠生林鉅又次未聘  
其葬後底嶺也在萬曆乙未八月十一日始玄度  
奔自京闈奉公柩還欲合之尹孺人墓孺人墓公  
所改卜也以月日不利別葬於此然尚不敢議隧  
石越十七年而人人稱壤佳玄度始暢然無遺憾  
數千里走狀謁其友湯賓尹誌之因系之銘

銘曰吾聞涉人之語孔子也錯吾軀於波流而吾

不敢用吾私所以能出而能入蓋義久而身隨惟  
公信義可以儒可以商可以入疫可以入火可以  
入倭豈非昔人所謂生不足以使之利何足以動  
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恐之者乎嗚呼後之  
人觀公銘詩其各鏡須眉毋爭於夷而讓於危

秦和梅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克世號秦和宣城人也姓梅氏梅於宣  
爲大姓而公在少不弄爲其祖餘杭公所憐賞弱  
冠補弟子員績學種文先諸父昆弟有聲已諸父

睡庵稿

銘

卷之十六

五

仲文

昆弟後先歛起科甲蟬嫣冠冕一時而公發憤就  
太學連蹇不逢雖連蹇不逢顧視羣從所爲歛起  
漠如也曰吾不有吾兒則日討諸子督課之而別  
徙一區於城東南隅之二十里名漕塘者宅焉禾  
塍蔬埒豕圈雞埒隨意部勒各有尺度雜耘夫牧  
叟量雨商晴慰勞作苦鄉之人不知其爲大家望  
士也居久之諸子讀父書成孝秀踵掇名炎炎在  
諸紳笏間公所爲漠然自若有勸之謁選者感  
曰畏影而馳日中乎間行出水好爲堪輿家言每

風氣鍾處輒營卜焉始所營宅傍之魯林冲同弟  
八人卜之吉則以宅父既乃自兆于城南山曰苦  
竹皆毅然斷行其目不與時世師可否者也歲時  
鄉飲以齒德爲官生延屬歲使兒子輩豫辭之堅  
曰老病不任跪拜晚益簾几休舍終日危坐雖密  
戚罕見其面以萬曆壬子八月十二日卒於郡邸  
距生嘉靖丙申閏十二月二十日得年七十有七  
宣自數十年以來衣冠充斥文物都雅士大夫周  
還晉送之儀連里竟巷呀然汗矣然其盛莫梅氏

睡庵稿

蘇

卷之十六

三

柳文

先公獨以一老生櫛束自將食不重味未五十不  
衣繒市郭之驩闐軒駟之揖策裘綺之映照臧獲  
之豪爽一時貴盛薰轡之習皆耳目所未聞接不  
特不與爲緣而已公蚤事繼母曲當其驩華祚者  
異母長弟也親課如父師傅有成立而後諸弟有  
所循領稱家督焉田囊服食之餘斥以賙人歲戊  
年大稔出穀數百石治賑無俟官司之勸屬也頃  
戊申復稔公旣已析諸子箸無長物募者亦弗及  
猶急疏書數金以倡嘗置田有堰一所舊爲鬻主

顯業公出見鄰禾稿急決使灌之隣驚謝不敢當  
公曰同溝共井不古之制哉卒久遠公之不廢蓋  
公所好行多隱人之政樸固深渥貼子孫不欲世  
之人聞之也公生四子二女女爲元配趙出四子  
皆副室邵出土學丁酉舉人娶陸士亨郡廩生娶  
周士厚邑庠生娶朱士孝娶徐長女適劉啓元次  
適庠生陸可儀孫男十二人明樟娶劉明桂娶蘇  
明楨娶徐明棟明椿明楠明梧明榎明櫟明桂明  
梓明杞孫女五一字屠某子某一胡吏部某子某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七

仲文

一徐恩生某子某一字予幼弟家尹公卒甫日而  
舉人從焉人謂天不可問然公子若孫多英其長  
發未艾也安知蓄之滋固者不滋爲異日地耶將  
以某月某日葬公於苦竹山之原而士亨等屬予  
爲銘銘曰

單門之祝祝其蚤揚鉅門之祝祝其蚤藏豹文來  
田翠羽來殃今之罹者亦已可量彼有車上儻此  
有循墻支身彌康支祚彌長凡百君子飲此密方

方宜人墓誌銘

與余同鄉會舉同官都下者虞部皖胡君爲長虞部君既弟我輩聯緝最真月相聚於幸舍出餐篋佐竟日譚著爲令虞部君益恣酣吐鼓舞浹洽其間一時諸昆友無不多虞部君設者一日偶不樂衆異問之曰婦氏十九在病病時差時劇已媿媿太息婦賢與病所以也吾爲諸生不幸有時名然入闈善失困良久婦是以憂損既吾藉附連舉進士色喜矣而又爲吾憂嗣一再子殤哭泣殊不賴生染鬱成瘵從宦七年所半在茵也比側室舉一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二天

文旦

子爲加箸者再數力疾抱持之然而病久遂寢削甚慮不可藥也言未旣涕與之俱是日減座中歡其後每相聚以虞部君言色歛霽卜宜人病增差蓋壬寅十二月丙午而宜人卒矣我輩兄事虞部君丘嫂事宜人又太息宜人賢與病所以也以是皆哀宜人宜人姓方氏父澈嘗仕爲上高簿以嘉靖乙卯四月癸未生宜人其始嬪虞部君也逮事其母周太母吳虞部君方痛憤先公之不祿孤貧如苦鬪門讀父書或挾糗擔囊就四方尋書問義

宜人爲黽勉治學資撤衣被什器嫁伯兄孤女而  
代虞部君爲子若孫彌昏與曉所爲奉匱斂簞者  
未逾年而更三年之喪者二仔厥襄事敬哀盡禮  
虞部君所繇靜氣書史多文爲富則宜人助之矣  
前是虞部君雖急子逡巡不欲置媵也曰自吾胡  
始遷至余之身世爲嫡冢宜人蓋數愆史之已哺  
愛姬子不啻已出也於戲功名子息世法中以爲  
莫大焉者矣竭志慮朝夕勤艱宜人於夫皆就其  
大者願力甫償而竟以辭去悲夫虞部君由甲午  
睡庵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三九

文旦

選尚書一人明年登進士授都水行河濟上歷虞  
衡員外郎郎中上考功最逢 冊立覃恩宜人遂

由安人晉今封初上高公舉宜人夢有畀之印者  
遂以名虞部君自起家三遷而三握篆上高之夢  
不虛耳女二長嫁進士戴耆顯次字盛某子一未  
名側室出聘某女虞部君名瓚文章政事並有聲  
所稱胡伯玉者也自爲宜人狀而以其銘委余銘

曰

跣者逐耶烏者肉耶御窮者誰惟腹之悲不見贈

公績儒晚逢考烈明復誰謂無祿曰醜似舅亦慰  
梁笥 帝命剖西山之石爰得其四三以納先人  
墓其一若俟奏爾誦略付諸鐫者皖城之埜宮車  
其寫德誓而堅視此石也

10437

卷稿

誌銘

卷之十六

三

文旦

